

情人畫簡



情 人 書 簡

顧 詩 靈 著

上 海 新 宇 宙 書 店

紀念與芹妹同居

1929 2 10 付印

1929 3 20 出版

1—1500 册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六角

目 次

我已走到荒漠的上海了·····	1
戒指·····	7
瘋子與叛徒·····	18
我的眼睛是要無力地閉了·····	30
第一次和女人親吻·····	35
命運的玩物·····	51
讓我接一百個吻·····	64
哭的方法·····	75
我是想喝強烈的濃酒·····	86
閒談·····	99
我現在來向你伏罪了·····	108

眼淚的享樂.....	118
我們是被逐了.....	127
不把舌子放在嘴裏的接吻.....	139
誤會的眼淚及以後.....	151
但我從此屬了你了.....	176
這小鬼是戴着大帽子的.....	177

我已走到荒漠的上海了

妹妹，我的愛：

我知道你要寂寞了，也許寂寞得要哭了。在這樣細雨輕飛，我望着窗外的天，濕雲掩住了太陽；我展開了信箋，要寫信給你，我就這樣的感到。因此，我也有些輕寒，這輕寒也許是寂寞罷？是的，妹妹，我現在已走到荒漠的上海了。原來，世界不過是一個沙漠的窮荒，刻薄一點說，是一個大墓場，一個個動物的行動，等於骷髏的跳舞，要是沒有你呀！我的妹妹，我的愛！我曾對你說過：“有了你，才有世界！”自然，妹妹，現在已經離開你了，我，我的一切，也隨同着你而去了。妹妹，現在我看不到什

麼，在我的周圍，祇有些虛無的籠罩。

妹妹，你有些恨我嗎？恕我，我的愛！我是一個罪惡者！我使你嘗到這寂寞的苦趣，我是忍心離了你，一個人獨自跑到上海來了。我是真正罪惡，妹妹，我願意永永跪在你的裙下，乞你恕我！但是，我除了這樣，又有什麼方法呢？我是委實沒有力量，把你同行。唉，妹妹，我只有眼淚！

今天，是我來滬的第二天了，對你來滬的事，還沒有辦得妥。朋友窮得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維持！告訴你罷：我今天的過活，是一個朋友，賣了廢報來維持的。這朋友你也認識過，就是南華書店店員有恆，他現在已因過不慣這生活而辭退了。其餘的朋友，已一個一個回去了。南華書店的稿費，我和你已經望得很久了，且對此款的用途計劃，我們也曾有詳細的預算，那知書店老板，現在窮得和我一樣，身上脫了銅氣；當我一跑到書店，他就老實這樣告訴我，那我又如何辦呢？妹妹，我的天！……就是說等到南京京報副刊的稿費寄下，你的等不得，固然不要講，在我，恐怕也要絕了命罷？啊妹妹……

妹妹，我昨天走出家庭，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帶。深夜別時，我們不是還互相哭了一頓嗎？你也沒有錢，只給了我一個戒指，這戒指是我唯一的財產，但不久，不久，……我心痛呀！妹妹，我何忍說呢？我何忍想呢？妹妹，我的愛，我對你不住！但，社會家庭，又何嘗對得起你！社會太刻薄！家庭太喪心！妹妹，我們恐怕永久是在社會家庭之下犧牲了！

提起這個，我又想起來了。妹妹，你不是把一個家庭棄了嗎？當我們的戀愛，進到最高度時，不是你的家庭把你的一切幸福剝奪了去，最後，你毅然的允許了我，和我來同住，你的家庭，也於此時宣布把你驅逐。現在，該輪到我了。妹妹，痛心！

這是已經料到的，我們一同回到家，就已感覺到。不是嗎？妹妹！那天日子是忘了，但記得是我們一同回家後的第三天。在那天我們被家庭迫得沒有退步嗎？雖然，我們都不曾哭，努力地奮鬥，心上終感到非常痛！最痛心的，就是父親的行爲，我看他幾乎瘋了，要把我打，而且說：“我有三個兒

子，打死了一個是不要緊的。”唉，我的愛，戀愛在他們看來，是卑陋的，禮教的叛徒，似乎非死不可！妹妹，好不傷心！我們如何不要哭！你看了這樣子，我是被他們這樣處理了，你不是也發了一點意見嗎？母親對付你的話；不又是和父親對我的話有同樣意味嗎？她橫了臉肉說：“誰家子女的婚姻，不要聽父母之命？除非不要臉的！”啊，妹妹，痛心！不知他們把戀愛當作什麼一回事？更可笑的，妹妹，他們要我承認家庭替我訂下的那個女子，他們也軟了一點，對你也不十分拒絕，他們說：“裏也一個，外也一個，出外去可有照顧的人，回來了你也可方便一點！”啊，好笑，好笑，原來他們並不知有戀愛與什麼！他們也不知有女子！他們只把女子當作男子方便方便的東西！哈，哈，我不氣死於他們之手，也要笑死了！當時，你聽了，不也和我有同感嗎？記得嗎？那天晚上，我們一同睡了，你把我的頭摟住，我把你的乳按着，大家談到哭了，忽然又笑了起來嗎？以此我堅決表示，他們也拿我沒辦法，他們就在種種方面，對我們歧視起來了，一言一語，總

爲我們而發。因此經濟上，也起了作用，二個月來，沒有用到過家庭一個錢。連寫信的郵票窮得買不起，也不給我一個錢。你更不必說了。最後還是朋友幫了我忙，寄了幾十分郵票，讓我寄出了一點稿子。現在這些稿子都有辦法了。

又講到了錢的問題，使我想起了。我知道你現在非常掛念我，我沒有一個錢，如何跑到上海來，我又沒有把戒指當去。妹妹，不是弟弟出來考勞動大學嗎？一路上用的，就是用他們的。我此次出來，家庭沒有知道我的意思，只以爲我是伴弟弟出來考（我也借用這名義），但我是決不回來了；而且我們已經約好，最近要把你接來上海同住。現在，我出來了，我想這法子固然是妥，不然他們定會不許。因爲我對他們的意見，還未承認，他們已說，我不承認他們的意見，他們將強迫我承認，而永遠不許我出來。現在，他們對你說什麼話嗎？還來托你勸我承認嗎？

我的話，又要說到接你來上海住的事了。請你放心，我無論如何，遵照約定，如期使你脫出苦海。

假使，在約定的時期內，我們預定的錢——書局與報館的稿費拿不到，我再將戒指當了給你出來。現在，我儘量的措朋友的油，來維持我自己的生命。

至於下半年的事，還沒有找到。大學教授，是一般時髦名流的不動的位置，我們這種無名的孩子，自然插足不進；就是中學教員，如我這付傲骨頭不肯去求人，又如何會找到我？升官發財，更談不來了；黨國要人，也沒有資格做。如此，大概又會失業了，大家要住起最卑陋的亭子間來，過我們極清苦的文藝生活，被人家罵幾聲無聊的文人。啊，妹妹，只有你沒有眼睛，會來愛這被遺棄的不中用的我！我，我的妹妹，我害了你，我愛的你。

話說得，有許多會使你太感傷，請恕我！現在，就止住了罷，願你準備好一切，我一定會，遵照我們的約定，使你來滬同住！

願你有個蜜夢！

詩靈寫於有恆的亭子間內。

戒 指

我的至愛的芹：

願你記好，人始終是給命運支配了的。不然，我們的奮鬥，如何始終是給我們的結果是痛苦？吉人自有天相，我覺得我們才是吉人，我們可保有我們的一副純潔的人格，可昭示於天日；但是我們偏被人宣布了暴徒的罪狀了。我常常說的，一個人生在世上，要是能被人認識，除非你能去承奉人家！這話我於今更明確地相信！而且，我敢自己斷定，這話將會永遠不易！果然，我們並不要人家來認識，就是沒世而無聞，也不打緊；這樣也當然用不到去承奉人家，但是，我的妹妹，這也未免太使人

傷心了，因此而被人目爲叛徒！或被人譏爲瘋子！啊，妹妹，這個時候，聽呀，人家都對我們高聲地叫喊了，說我們是叛徒！我們是瘋子！雖然說是說他們的，我們畢竟還是我們，但是能不覺得人間的冷峭，而嗟吁以終呢！我的妹妹！

像你的父親，和你的哥哥嫂嫂，並我的家庭，恰可代表一個整個的人間社會。現在先說你的，再說我的。

你如今已被你的父親驅逐了，雇了頂頂有名的大律師，在報紙上登了嚴重的啓事。但是他有什麼理由呢？這樣的話，簡直使人笑死！他重要的理由，就是這一點，說是你和我訂婚，沒有得到他（你的父親）的允許。哈哈，那末照我看來，還不如直截爽快地說，沒有金錢條件的婚姻是不能成立的！什麼戀愛，什麼照片，不能當作金錢的！妹妹，我說這話，並不是有意侮蔑你的父親，說他是只要錢，有了錢就承認；我只是說，像你這樣的父親，的確是足以代表社會中一般的父親了！不錯呀，妹妹，你大概也會知道吧？試看，那一個人家訂婚，不是要

花許多許多的錢，總是由男家，拿到女家去？這樣簡直把女子，當作一件最昂貴的商品呢！說也可憐，有史以來，女子就做了人類中的買賣品，像豬仔一般，由甲出售於乙。妹妹，你說傷心不傷心？妹妹，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出了多少錢，到人間去買一個女子；你也不願意，讓人家拿來了許多錢，給人家像商品樣的帶過去；因是我們神聖的婚約成就了，宣布了一切禮教社會的死滅！但，妹妹，我們同時也被人遺棄了，當你是淫婦，當我是奸夫，你父親的驅逐你，雇了大律師，正是整個的社會向你下的攻擊。我的被家庭奚落到如此，笑罵齊來，但畢竟尚能佔了男性的優越權，他們還得鬆一步提出‘裏也一個，外也一個：出外有人照顧，回來也有方便。’的哀的美教書。固然，這也何嘗是單獨的家庭問題？

你是被逐而出家庭，畢竟是你父親的忍心；雖然只有你一個女兒，而你的母親又已早就故世了。因是，你常要想起這事而哭，對我已哭了不止幾次。每哭過你還希你的父親有回心，要收回成命。

但是妹妹，請你完全放棄了這心吧，什麼事父母對兒女，都可讓步，獨於此決不會再想到你了，你的父親。就是你的母親在世，恐也不會來理你了。要知道，要你這樣的，並不是你父親，而是社會呀！你還說你哥哥嫂嫂太忍心，竟會背了父親，趁你父親爲了你憤憤地遠走了，把你打一頓，迫你不得不出家庭；但是我勸你，不必太苛責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他們並不爲的是你，他們爲的財貨！你只要看，他們把你打出來了，你應該享受的財貨，不就完全給了他們？聽說你的嫂嫂，現在已把你的金耳環帶出來了。我當你還沒有被家庭驅逐的時候，已對你說過，“無論那家的哥哥嫂嫂，不望妹妹出一件事，那末妹妹的應拿的東西，就可完全給了他們”，現在你該相信了；不然，你還會當我是臆造。

妹妹，什麼都是受命運支配，你也不要完全想起你的家庭了。多拿到一點東西，也不過多給我當一件物事，就像你僅有的拿到的一隻戒指，於今怎樣？金耳環，珠子，你大量一點，算送了你的嫂嫂罷。

提起戒指，我該告訴你這件故事。

這個戒指，是你在幾千樁貨品中僅留的一件。算是你家庭給你的紀念，也算是我們訂婚的證物。這寶貴當然比世界上什麼東西都寶貴。假使，有世界上那一個國王，要把他的王位來換，我也不願。要是我棄了牠，我就棄了你。但是，妹妹，——啊，我說不出來。這樣的事，不知是歡喜，還是傷心？不過我總覺得這件事，是該寫下來，永留紀念。

我已對你說過，在前次給你的信上。假使，萬不得已，我們預定拿得到的錢，——書局與報館的稿費拿不到，我再將戒指當了給你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約定，在最短期間，要把你接來上海同住。唉，妹妹，住在家裏，委實比坐在鎮日不見天日的監獄中還要發悶，常常要看他們的臉！妹妹，我不是天天對你說，老丁坐在監牢裏，也要比我們快活得多嗎？原來，我們兩個人，坐在家裏，悶了寫幾篇文章，不然只有坐，睡，在他們看起來，就成爲眼中釘！因此他們常常有意鬧着柴米油鹽。實在我知道的他們，就說是我的家庭吧，何嘗已窮到這個田

地？就說給我讀書花得多一點，但是我知道，並不有賣過田呀！如今，他們竟有意在我們前面說了。事情果然是我不好，我不會做他們的背子，承認了那個女人，替他們養孩子；又不好好地做事情，替他們賺錢，累他們半百歲的人，還刻刻不停息的耕着；但我生就這樣子，是無法改善的了。流浪是我的職業，反抗是我的精神。有錢吃飯，無錢打盹，倒是非常優游的。

老是歡喜說許多話，一說就不能自止。爲了一個戒指的故事，又要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是無形的被家庭驅逐了，腰無半文的流落到了上海。我們還約定要把你接來上海同住，一切的話，已在前信說了。唉，那知一直幾天下來，書局去了幾次，還是沒有看到一個錢。大餅，油條，雖然，有恆賣了廢報替我維持，但對你的問題，越迫得緊了，約定的時日，越來得近。弟弟等考了回家，一定應把你的路費帶你。報館也沒有信來，照例也沒有結算。

這一天，大概是八月一日，我一早起來，向有恆拿了幾個銅子車錢，跑到江灣，因爲勞働大學是

這天考，弟弟們還是初次出外，臨場應該照拂照拂他們。在那天我已預算好了，今天考完，明天他們便要回家，你的路費，當然要帶你，挨到晚間，且再到書局一走，如拿得到，不生問題，拿不到，那只有把戒指當了。至於今天一天的生活，且再去措一措弟弟的油。妹妹，這一天，我真像狂了！但是，並不覺得心痛，難過；不過，自覺比平日兩樣，真不知怎的。真好笑，在考場上，碰到了一個九年不見的朋友，確如沒有如何的一般。照例，九年不見的老友，一旦碰到了，雖說因為窮，不好伴他去上飲冰室，吃幾杯冰淇淋，談一次天，（這也是最蹩腳的了。）至少也應該，措一點勞働大學的油，在公共飲茶處，倒兩杯茶，就廊下的休歇樓上坐來，小小的談一談；但我却如麻木了的一般，冷冰的對着他。當時我就覺得不應該這樣，但我總覺，還有要事未完，沒有心思去應付他。妹妹，我一個人，處處表現出我是我，我並不是人間的人，怪不得人家要說了：‘顧詩靈簡直是一個瘋子！他是沒有世故的！’

吉人天相，我又在應用老話了。妹妹，我並不

騙你，這個有價值，大概是無價至寶了，啊，這個無價至寶的戒指，得以保留了！暫時又得安安穩穩的睡在我的指上做夢了！那天，考畢，同弟弟搭車回滬，走到有恆的亭子間，前次我在他的亭子間內寫信給你的，有恆嬉嬉的告報我這消息：說是，南華老板今天來過的，南京昨晚拿來了一百元，我的稿費，他已允許我，在這一百元內撥發出來。那時已經夜十時了，我們大家吃了一點大餅，便同有恆趕到南華。老板不在，等他回來，支到四十二元，三萬字的一部小說，從此算不是我的了。妹妹，拿稿費用是覺得快活的，覺得從此我的心血寫成的東西始終屬了人，就覺得難過了。但是，妹妹，我的心血，保了戒指，也許還是快事罷！

戒指的故事，於此完了，雖然將來的命運，還不知道如何？你暫時也可放心了，我們的約定，已可實踐。今交弟弟帶你三元，就算你的來滬的路費罷。另附一元，請交車夫，算酬勞他的。因為我上次出來，實在一個錢也沒有，一吊錢的車費，還是欠的。一元錢本還有得多，你出來也可叫他送。一切

的細事，我不來向你分說了，只希望你路上小心。最要緊的，我們運用的策略，不要敗露，只說我到了上海，就給某機關請去當主任了，不然你還是不得出來的。記牢，妹妹，記牢！

我的性子是非常浪漫，有了錢會用光，這是你常常替我擔憂的。我出來的時候，你就諄諄叮囑我了。現在有了這四十多塊，除給了你外，還有三十多塊，那當然又要使你擔心，擔心着遊戲場，小酒店，飲冰室……妹妹，我非常感謝你，於此也足見你的愛我之深了！妹妹，我聽你的咐囑，你放心！原來我的浪漫，我的頹廢，完全因為覺得人生之無望，受了一次的失戀。——啊，妹妹，說也傷心素菲這姑娘，我是忘不了她，但你能愛我。你能愛我到如是，我定能把你的話，寫在胸上！你放心着吧！在你未到滬以前，我定不狂飲，也決不狂玩！

你一定寂寞吧？耐性一點，不久當可把寂寞送上坟墓中去。

這幾天已下着秋雨了，雖然，還沒交過秋，但已報秋信。在這樣的雨天，我覺得怪悶。天天打着

一本書，躺在地板上，似睡非睡的看着。有時候，竟連吃大餅也忘了，所以一天竟祇吃一次的也是常事。昨天，還寫了一篇‘文藝宣戰書’，已寄南京京報副刊；今天又寫了一篇“文藝應該是做夢一般的”，預備給土撥鼠，因梅子君向我索稿，不做覺得不好意思。這兩篇東西，是我對文藝，發表着意見。我從來對文藝不願說話，因為我不主張文藝的理論，只要任文藝家自由去創造享樂就是了。可是現在文藝界的怪聲，叫得太厲害了，什麼無產階級文藝，在這時候，我自覺再不能不說話。我於文藝說話的立場，是文藝自由論，所以我在那兩篇文章裏，不避麻煩的，一再說：文藝是夢的記錄，應該像做夢一般的，任文藝家自由創造，自由享樂。

再告你，我的事還沒有找到。我也決定不願去再找了，且再來寫文章過生活罷，我覺得這樣倒也有意思，不過覺得苦些。

關於那個女子，聽我不回來了，有何表示？這樣了，家庭預備如何解決？老實說罷，我在家，這事不容易解決，因為家庭，至少在我面前，不肯表示

態度。你是看到的，許多人出來調解，家庭曾說過一句負責任的話嗎？

秋天來了，願你自好。

流落的靈。

瘋子與叛徒

芹，我的妹妹：

雨雖然還是這樣的下，打落了不知多少的梧桐葉子，顯是秋天要來了；當然何等使人感傷！尤其這流落在上海的孤伶的我，更要如何的難安！秋天要到了，我的妹妹，我們的未來，不就像這秋天一樣嗎？在我們的生命的史頁中，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祇不過是一個秋意陰涼的灰色的時間的延續吧了；什麼是黃金時代，在我恐怕是永久看不到了。我們始終不是人間的人，我們多少有點反人間的行爲呵！妹妹，不怪人家說我們是瘋子與叛徒，我們自己也得承認了吧！

我是怎樣的感傷，望着灰色的天，與黑色的我們的生命，但妹妹，我畢竟想起，後天立秋，明天你要驅奔我來了，我的愛人，我又是何等的忘懷了一切！我期待着明天的來臨，我歡樂的期待着，我的愛人，我真像一個小孩子，真像一個小孩子等候着聖誕節的一樣快愉，愛人，你來吧，我們的新居，已經相定了；雖然這幾天天天在下雨，但是，我爲你，總很無所畏懼的天天出去跑。因爲沒有雨衣，也沒有雨傘，車子又不忍坐，衣服天天要濕一套。不過，無能避的，我們是窮小子，當然住不起高大的洋房，不要說洋房了，就是比較好一點的，確也住不起，現在相定的，只是一個窄狹的後樓，面對着北天，以後天氣冷了，北風多了，又不知如何呢？這個地方，在我看來，要算是全上海租界上頂壞的房子了，住着的人，好像魔鬼，真是所謂下流階級的人了；但是，妹妹，我們以後却就要與這些人同住了；這些所謂下流階級的人，以後是我們的苦鄰。我常鄙棄華地，說華地太不衛生，租界上却乾淨得多了，但是這裏的租界，却比華地更來污濁了，可是

有什麼辦法呢？唉，我的愛人！我的妹妹！我很羨慕這個人家，這人家是住在，我給你寫信的有恆的亭子間的對面。主人翁是一對中年夫婦，只有一個小孩，還雇着一個傭婦，大概三十多歲。我們吃些大餅油條，他們每天却吃的是魚，肉；我們住着的亭子間，以後也住後樓，他們住的是整個的石庫門。啊，我不能比擬，但是，妹妹，我終不信福自天生！我只相信他們掠奪的手段比我們高明吧了。

妹妹，我的一句話，可說盡一個世界。這句話果真我將來能被人認識我是一個不是平凡的人，那末這句話，將來就可成爲至理名言，可是現在我說這句話，人家聽了，一定又會說，這是瘋子。我一言以盡這世界說，世界是一個掠奪世界，永遠是一個掠奪世界，被認爲上流階級的人，就是掠奪者，以下就是被掠奪者。妹妹，我們現在看到的，住了洋房，會坐汽車，吃大菜，伴小老婆的人是掠奪者；妓女，乞丐，小工，甚至我們這種不上不下，似上似下的，著作家，文人，却都是被掠奪者。妹妹，世界已弄得這個田地了，要改正這世界，除非把全世界

的人類毀滅了，再有新的人類出來！什麼革命，都不過是政治上的爭執，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用以騙人走的好聽名詞！說一句話吧，窮人永遠是窮人！掠奪者永遠是掠奪者！在這個掠奪的世界裏，所有的自由，平等，博愛，專是掠奪者所享的幸福，我們窮人所有的，是饑餓的自由；貧窮的平等；與監獄的博愛！妹妹，你看呀，一個一個走進監獄的，不是我們的窮人嗎？鬧饑荒的不是我們窮人嗎？貧窮的人，却是最平等的，大家都是赤光！

啊，我忽然想起了，這一天晚上，我覺得實在太惱了，各種事都要擠上我的心來了，我便冒雨走上了四馬路。這個時間，當然是一般子老爺少爺，擁着太太奶奶，不是在狂歌狂舞狂飲，就是在蜜而甜的睡了；而我是冒雨走着，似失掉了靈魂一般。也許可以說像喪家之犬！塗朱抹粉，打扮得怪似的，人家所說的妓女，也正站馬路兩旁，着了急，見了任何一個過客在拉。唉，妹妹，我也給她們光顧了。妹妹，我於此覺得非常傷心，她們果覺太來得可憐，我也覺得自己太不幸了。唉，妹妹，被她們光

願的我，偏偏是一個窮光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妹妹，因為同是淪落天涯的人，才會無意中相逢，要是她們也是太太奶奶，或者小姐，一定也抱了她們的愛人去睡了，去跳舞了，還會找到我這淪落的貧苦的文人？妹妹，我對她們的熱誠的歡迎，我只能哭，這同情的眼淚，也許能酬謝她們的盛意，除外我却一無所有了。

妹妹，我告訴你，我在以前，曾經兩次走進過妓家。第一次是一個晚上送一個朋友上廣東，那個朋友現在是黨國要人了，他提議上娼家去玩一會。同去的共五人，雪松，老丁都在。他們挾了三個姑娘狂玩，我和一個朋友，沒有找到好的姑娘。老丁玩的是叫二囤，上廣東去的朋友玩的是叫阿香，雪松玩的是忘了。第二次是晚上在青蓮閣喝茶，也是我同雪松，老丁，似乎還有一個朋友。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同我們來糾纏，我們可憐她的年青，給了她一元錢，她伴我們到她家裏喝了一點茶。那是秋天，身上的衣裳還穿得不多，我把她抱在身上，用手伸到她的胸前按了一按她的雙乳。那

真太可憐了，兩塊乳頭暗示我，知道她還沒有發育完全呢。我這兩次上妓家，使我知道的妓女生活，決不是人的生活。她們雖然是人，却好比一部機器，任何男子可出了幾個錢，把她這部機器開一下，解決一下性的苦悶。她們呢，拿到了錢，也只有任意讓這男子把機器開，那男子完了，也就算了。唉，妹妹，天下事莫有再殘忍於此了！但是妹妹，也何足怪呢，現世間男女間的關係，何嘗不都是如此呢？就是你的父親和母親，或我的父親和母親，甚至世界上一切父親和母親，所發生的關係，也都是這樣；雖然在名義上，母親並不是妓女，父親也不是嫖客。再講明確一點，在買賣婚姻制度之下的男女關係，都是妓女與嫖客之關係，那個男的，出了幾百塊錢，甚至幾千塊錢，把女的娶過來終生蓄養着，預備着他來解決性慾。那個女的接受了那男的條件，嫁了過去，就好像一件貨品一樣，無意中不自然的終生屬了他，如此天天承奉着他的顏色，預備着他來解決，當他性慾衝動的時候。妹妹，這是人間事，我們不是人間人，如何看得慣呢？但是，妹

妹，險些兒我們也在此種制度下犧牲着！如果你願意着一切，不爲熱烈的我的愛情的鼓動而奔向於我；也沒有叛徒的精神，冒着衆口之譏（他們說我太跌了自己的身價，因爲你是工女），承受你的熱愛，而向那個女人，提出嚴厲的反抗！

妹妹，這是確實的，婚姻制度的不改良，永久產生的是畸形的社會。我會很果敢而大胆地說一聲，一切社會上的怪現象，都是從賣買婚姻制度下產生來的。就以妓女爲例，假使婚姻基於戀愛，就會使妓女絕跡。這句話怎樣說？——就是，婚姻因金錢爲條件而流於賣買式，男子佔了優越的地位，把女子看成了商品，因此，女子就有給男子自由賣買之可能。他方面因婚姻不基於戀愛，而因金錢的條件使男子佔了優越地位，使對女子看成玩物，於是自然的形成了偏面的貞操觀念，男子遂有濫於性交任何女子的權利。第三因資本主義的膨漲，機器工業，大都市的勃興，中產階級以下的男子，無力去買女子，或買了女子養不活，便靠了他的特種優越權，使第一等男子，在另一方式中——嫖妓

——解決性慾；使第二等男子把私人所佔有的老婆當買。所以，我的主張，非談改造社會則可，要談改造社會，就先要廢棄婚姻的賣買制，而提倡戀愛的結婚。但是妹妹，我知道我這主張，定要被人認為誚說：一般道德先生，如你的父親一樣，會翹起斑白的鬚鬚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啊，妹妹，原來你的父親是一個秀才，我們要不要把送他上古懂店去？哈哈！我並不是開玩笑，不過我覺得如這一類的人，的確可譏嘲的！

你是沒有許過人的，大概還不知道舊式婚姻的好玩。但我却嘗盡其中的風味了。我從小就和人家訂婚了，我雖然老早就告訴過你，但沒有使你知道得詳細。因為一面我是沒有許多時間，向你講閒話；他面我覺得這是不值得提起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現在既然談起了，就當作好玩的，給你有趣的笑一笑吧。

訂婚的時候，我還很小，聽人家說不知二歲還是三歲。這真好笑，這樣的小人，難道已知道要老婆或老公了嗎？有勞兩家父母擔心！訂婚以後，聽

說兩親家很要好，禮來禮往很忙的；而且因為住得近，只是前後宅，大家都能相見，但我於今却沒有留得她的影像。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已有智識，就對婚姻有些懷疑。那時正是她的母親死，我去磕頭，我倒不知什麼意思？同時還聽到人哭，不知是她，還是別個；我心上有點感觸，但並不是為她。以後，在中學時代，那時我已有十八九歲了，中學將要畢業，家庭就要替我結婚，我覺得不需要拒絕着。漸此以後，便覺愛情與婚姻的重要，想起我於她並無情感，假使同睡在一個床上，覺得有些神祕而可笑。那時，我就堅決地，自己表示給自己，那是萬難承認的。中學畢業了，家庭又提議結婚，我雖然自己已對自己表示不能承認，但不敢說出來，一面覺得難為情，一面覺得有些怕。以後又進了大學，又把婚期延下，至今便得勇敢的我行我素了，妹妹，我同你結了婚，並沒有得到家庭的允許。

還有應該對於我的婚姻補述的，就是因為我對結婚的期間，幾次延宕，家庭察出我的用意；而且，知道我在外已愛了人。——那個現在我尚不忘

的素菲。到去年春天，我失戀於素菲，家庭也知道。從前他們家庭覺得憂慮的，現在因我失戀於素菲了，他們便覺愉快了起來，他們的愉快，自有他們的意思。到得去年底，他們趁我不在家，便把那個女人接到家裏住了，但並不是結婚，我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大概，他們用的是策略，這樣把她接到家來了，可使我無反對之餘地。那知此時我已愛了你，到了今年的四月我們便結婚了，五月一同回家；這真使他們做了一場空夢。我也直至此時始知家裏已把那個女人接來，因家裏並不告訴我，恐怕我知道了不會回家去。那時我正漂流在你的故鄉。我們回家了，不是到了第三天就大鬧了，父親要打死我，母親在譏嘲你。但是，這真好玩，有一天的晚上，母親氣得晚飯都不吃，那個女人也跟着不吃，父親更怒了，我去勸慰母親，母親輕輕地對我說一句什麼話？原來是說：‘你今晚和她去睡一晚，她（指那個女人）已氣得要死了！’哈哈，肚皮都要笑痛了。而且，不是因為‘裏也一個，外也一個’的和約提出來了，母親又來勸你要我承認，並對你說：‘大

家客客氣氣，大的應該是姊姊，小的應該是妹妹，你比她小，你應喊她叫姊姊’嗎？這些事，使我想起，我都覺得是故事，是些可貴的故事，都含有我們的叛徒的精神的。

以後，你也看得出吧？他們看我無挽回了，便來冷落我。什麼事都把我擺在另一邊。我的什麼事，他們不肯來理，窮到買郵票的錢也沒有了，他們只裝作不知。而且，皂子他們也不肯買了，買了知道我們洗起衣服來要揩他們的油。更而且他們的連合戰線，越來得堅固了，外祖母，母舅，備戰嚴森，如大敵之臨前。和我表同情的，只有幾個小弟弟，和嬸嬸等。祖父，祖母，倒也取旁觀態度。那時，我的掙扎，真是單身匹馬入重圍，直至我運用以退為進的戰略而走至上海時，我的奮鬥，於焉始止。以後的戰局如何告勝，要聽你的報告，我的戰略，他們已於不留意中中了。

我以後想永遠脫離家庭，餓死也不回家去。我幾次把我的意思，告訴了你，你總表示反對，這我覺得是你的錯誤。我是知道你的意思的，以為你已

棄了家庭，如果我再棄家庭，那末，我們將永遠無家可歸了。話固真的，但是無家可歸，又有什麼大不了呢？要知道我們是叛徒，叛徒應以天地爲家！天作帳，地作床，野花淺草當毯子，那是何等可傲視於一切人呢！我的愛，我們應該是這樣！我們永遠不要投降家庭去，我們的勝利，應凱歌於天地之間，不要作樂於家庭中了！來，我的愛，我們要脫棄家庭而來！

橫豎要見面了，有話等見面再談。這封信，寫的動機是因太厭，而且昨天寄你的信，似覺還未說透，所以現在再談一談。可是不寄你了，等你明天來了，等你明天來了，親自交你讀吧。我的妹妹，我等你。

等你見面！

靈於立秋前二日。

我的眼睛是要無力地閉了

妹妹：

你佔有了‘小天使’了，不然我也要說：“我的小天使今夜撲在我的懷裏了。”真的，妹妹！小天使被你佔有，安琪兒却應該歸給我了。妹妹，讓我喊你安琪兒。現在我要仿着你的調子說：“我的安琪兒今夜來我的懷裏了！”妹妹，你喊我小天使，大概是因為我却好比一個小孩子，人既不大高大，且又柔媚快敏，睡在你酥和的懷裏，溫馴如你的乳兒；我喊你安琪兒，却因為你的可愛。可愛呀，我的妹妹，我不能把世上隨便一件什麼東西來形容你，但我覺得你是可愛呀！一切都可愛呀！妹妹，我的安琪

兒！

我自離去了你，已經幾天了，以平常的調子來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那末，至少已把我的心渴壞了！是的，的確我是渴念得你了不得，好像一個人掛在一個上不及天，下不接地的空中，徬徨失措！但我却不知道隔了幾秋，因為那時的我，失去了一切的感覺，不知道我以外還有所謂世界這個東西！更有所謂時間的那件怪物！總之在我離了你以後，世界上的一切，都隨你而去了！雖然我明知道，這離去是暫時幾天，不久以後你又將歸我而來了！但我的妹妹，我的安琪兒，我是這樣的因為暫時離了你而為你顛倒呀！你也覺失了你的小天使麼？

妹妹，我的安琪兒，你又歸到我的懷裏了。我這一束的思念，就讓牠在你的眼睛裏葬了罷！你的美麗的頭髮呀，掩住了我的跳動的心；你的紅唇也快啣住了我失了歸宿的靈魂！妹妹，我——你的小天使，也要歸到你懷裏來睡了。

你再說呀，我的妹妹！你說：“我的小天使，今

夜摟在我的懷裏了！”我呢，我已對你說過：“我的安琪兒，今夜來我的懷裏了！”妹妹，我的安琪兒，我已向你說了，你也快說呀！小天使是你佔有了的，如我佔有了安琪兒一樣。

摟着吧，大家緊緊的摟着！大家的手，把大家的腰摟緊！胸貼着胸，好讓大家的嘴合做成一個瓶。你可知道，兩條舌子，早就化成了兩尾金魚，要在這個瓶子裏游泳起來了！

我的眼睛要閉了，因為我覺得無力！妹妹，我的眼睛要無力地閉了，你也閉着吧！閉着，我的安琪兒，把你的眼睛！讓你的靈魂！讓我的靈魂，——啊，把我們的靈魂在無限的永恆中，在永恆的無限中，這樣地，這樣地融化了罷！我們從此再不要問世界！我已告訴過你了，世界是一個殺人的大屠場，我們早已被宣布了死刑！我們也從此不要問時間，我們是要永遠的年青！閉着，我的安琪兒，把你的眼睛！我的眼睛是要無力地閉了！妹妹，我的安琪兒！……

你看天上的雲，不是永遠互相的要抱緊？谷中

的水，不是同調歌頌着偉大的愛情？妹妹，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兩個和成！且看我們的父親和母親，雖然他們並不知所謂愛情，不過是在無意識中偶然的握手，但因為偶然呀，他們却也有了偶然的愛情！妹妹，我們永久的抱着，在永久的無限中！我的眼睛是要無力地閉了！啊，妹妹，我的靈魂，要在你的眼睛裏埋葬！你的，啊你的幽默的眼睛，已把，已把我的靈魂葬了！

我像走在世外的天郊——
夜在暴獸的眼皮上旋繞，
樹影落上乳色的月光，
秋葉的歌唱透了我的心竅；
我要讚美，讚美我的今宵，
今宵呀，今宵却是這般榮耀，
幽默的眼睛把我的靈魂葬了！

——祭壇之四

妹妹，我的安琪兒，這是我贈索菲的‘把我的靈魂葬了’前段，如今我移贈於你！啊，妹妹，索菲嗎？提起了我知道你又要為你的小天使傷心！但

是，我的愛，請你也同我一樣的忘了吧，如我這樣的人，果然不配做小姐的愛者。算我受了騙就是了。雖然我是不忍這樣相信她呀。

不要想吧，我的安琪兒，你來吧，我的眼睛是要無力地閉了！

靈

芹妹來歸之夜

第一次和女人親吻

安琪兒：

昨晚的快愉，如尋到了久失的珍寶。因比，我順手就寫了一個短簡。親手遞給，以示我的歡欣；的確，有許多話，是嘴上說不出來的。爲了這樣，使我找到了偶然的發現：無論是在怎樣的環境裏，遠離呀，或是同住在一塊呀，寫信却是談心的最有趣的方法。而且也却是最神妙的！嘴上說不出的話可以說出來，果是一種的有趣與神妙，可以把所說的話，很有系統的彙集起來，做一個生命的紀念——在我們是我們的生命的紀念；在朋友也未嘗不是一種紀念，這却又是一件極有價值的事。所以我現

在向你作一個提議，以後我們雖然又同在一塊住了，我們還得要互相寫信，有什麼話，間接在信裏講，而在我們間却保存着有趣的幽默，除了說一點，零碎的日常閒語，與必要的特種的話。這封信就是實行我這提議的第一次。

昨晚我又說起素菲了。這實在是我的不應該，我不應該屢屢向你提起她。我現在既已愛了你，就應該把愛情完全歸給你，雖然我有的只是殘廢的愛情。而且我談起了，你總得要爲我傷心，傷心我是一個可憐的不幸的人，更不應該起她屢屢。但是因爲素菲，她是一個棄我而去的姑娘，刺傷了我的靈魂，使我的生命至死是殘敗了，這樣才使我刻刻要想起，雖然我是幾次宣言，我要把她忘了。我再明白一點告訴你，我現在的還要想起素菲，並不是有何別的；只因她棄了我，我才忘不了她。

關於我和素菲的愛，我已口頭告訴過你，但並不是全部的，而是零碎的一點。想到了什麼，就講一點什麼。自然你是很希望聽我全部的講述；我也很樂意的做這事，可是終究沒有機會；也沒有時

間。不是嗎？自我們相愛了，最初爲有一點環境的顧慮，見面只有很短的時間；寫信又不便利。完全成熟了，環境已不能監視我們，但又因家庭的壓迫，忙於想法應付。到了你的家庭問題完了，我們一同唱着勝利的戀歌，從遠遠的地方，歸到我的家去，我的家又發生了風波，連着兩個月不安，一直到現在。現在得偷空，要向你完全講述了；果然我們現在又要爲生活而起掙扎了。

素菲是我的學生。在三年前的秋天，從大學輟了學，那個年青的我，——不，還是說，那個好頑的小孩子——去到一個女學校，當一羣美麗的女孩子的教師。這個很聰明，很愉快，很活潑的女孩子，已有十六歲了，也在這個孩子教師的教導下聆聽着。她的年紀，只比她的先生小五歲，拖着一條西女孩式的髮辮；兩條眉毛，如天邊的新月，掛在古潭似幽默而貞靜的兩個眼睛上面，稀疏的幾根覆額的散髮之下。臉子不方不圓不長不闊，長得非常豐采，兩頰天然有些淡淡的紅痕。嘴唇上天天抹了很適宜的胭脂。身段和她先生一樣高低，而且也

是非常瘦削而苗條。原來她的先生，也是非常柔弱，一身合式的西裝，一頭烏黑的散髮，臉子也生得很適當。而且因為是研究文學的人，另有一種特種的情態。他們兩個人假使一同出去，人家看了，定會說他們是哥哥和妹妹。我的芹，我的安琪兒，這個美麗的女孩子，自然就是素非了。

素非的確是全校最美麗的人，也是全校最聰明的人。我常常要當衆稱讚着她。但這並不是就是愛她。因此，我們講話的時間，比任何一個學生要來得多，但不知這是什麼一回事。我的妹妹，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們的愛的發生不也是這樣嗎？啊，在太多的談話中，我和素非的愛就深深的中下了。既說到愛，當然不是偏面的，那時我很清晰的知道，在我愛她的時候，她也很深的愛着我了。這是一個證明，學生們因我們的太親蜜對我們講的閒話，我因是先生聽不到的，她却於每晚散學時，來偷偷的告訴我。這我私自很榮幸的。但我却有意不表示我的態度，我只立在第三者的地位上解釋着。就是她覺得太惱了，也只冷冷的安慰她。但有時却也

隱隱地說幾句有用意的話，探測她的態度。這一次果然她於無意中給我知道了她的態度了。我記得那時正將近中秋，各級籌備着過節的宴會。我是指導教師，她就是她級的籌備員。那天散學後，因為後天就是中秋，各級忙着寫請帖，請各教師，請各級同學代表赴會。我雖然沒有明白表示我愛她的態度，但因為已愛了她，總歡喜刻刻去親近她，所以指導時間，指導着她的時間也特多了。她級寫請帖的，一個是她，一個是另一個同學。她們兩個人寫的時候，我正在旁邊。她無意中說：“顧先生的請帖要我寫的。”說着那個同學，即嚇的一聲笑了，她也自知說壞了，兩個臉頰，紅得像鮮玫瑰；而且還偷偷的望一望我，那時她的眼睛滿充了淚意。我那時自然也要表示態度了，向她笑了一笑。照事實說起來，我們早該大家要明白表示態度了，在外人已看得很清爽，說了已有很多時了。結果，她還是把我的請帖放在第一個寫，而且寫得非常恭正，寫了三次才寫成的。那個同學偷看了幾次都要發笑。那是我也看得很清楚，但她沒有留意到，因為她的心口

放在請帖上面。她把我的請帖寫好了，還向我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以後她寫別的請帖，就很隨便了，寫着就是。送請帖的時候，她也親自把我的請帖送我。

自此以後，我是爲她病了，課也不上。她當然很奇怪，而且心裏有些難過。這時別的地方的學生的話更多了。妹妹，告訴你吧，女孩兒最會妒嫉，有許多話，的確是爲妒嫉而來的，因此她和她們已有好幾個把同學的感情破壞了。另外還有幾個先生，和我很要好，幫我代了課，而且還從別種方面幫了我許多忙。在病裏素非很禮貼的天天散了課來看我，例假也要來看我，並且替我去買了幾次藥，那時學校裏籌備開遊藝會，校長先生，上了別處去。又不知逢着一個什麼假期，放了幾天學，先生都是我的同情者，校役也很同情我，於是素非天天得來談話了，有一次我記得還住在學校裏，替着一個女先生睡；因爲爲買了藥回來已經太晚了。但妹妹，我們還沒有大家把心裏的愛，互相說述過，還只有這次寫請帖的眼睛裏的表示。這樣在我是爲謹慎，在她

也許是難爲情。啊，這是你們的本色，你們女孩兒都很怕羞的。

迫近遊藝日期的時候，我的病已好了，這時候的閒話更甚。無論那個學生看了我都要對我笑一笑；看了她也要笑一笑。假使看見了我和她在一起，更要笑得厲害。甚且有幾個專門留心我們的事，覺得有趣的同學，常常有事無事的，一聲不響的跟在我們背後，回頭看到了一笑。那時我們說話的機會絕少，所以只能偷偷地大家望，大家笑。關於這笑與望的事，我們特別發明了一個機關：樓梯下是一個風琴，樓上是她的教室，她無論是下樓或上樓，都要經過琴側，我便時時去彈風琴，她聽到了琴音，便會從樓梯上走過，順便可把眼睛望我一望，向我笑一笑。我也這樣。但到末了，這秘密也給人看穿了，我們常會上人家的當，人家有意彈着我彈慣的調子，哄她空跑一會。有時真的我在彈了，別的同学有意放重脚步走過，驅我向她望一望，她却板着臉，似乎鄙棄我。也有笑嬉嬉的，但也是譏嘲我。那時我們的痛苦，妹妹，你會猜想得出嗎？但

你只要拿你自身所經過的事情，來比較一次，就可完全明白。妹妹，我的安琪兒，那時我和素菲，談話既被監視，笑與望的利益，也被剝奪了。

因為學生們對我這孩子先生，如此在嘲弄，我也怕去替她們上課了。常常會裝病了請人代。最難受的，學是她們尖酸的話：“顧先生，你的病好了？你久不來上課，非常的掛念！”更厲害一點的，就是有什麼問題問她們，她們就說：“我們太不聰明，不知道。啊——”以下就不說了，只撲蚩撲蚩的大家笑。妹妹，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固難受，素菲也何嘗不難受？

後來，接着，素菲因母親有病，連上好幾天不來上學，我的心更難過得如刀刺。於是在學生方面，謠言更來得大，說素菲也在生病了。實在她們何嘗不知道素菲不來上學的原因呢？但她們偏這樣說着。這自然她們有她們的用意。而且這用意又何等來的尖酸呀！但也太可憐了，妹妹，我被她們騙了，我更為她而難過了起來。同時，那妒嫉她的人，也趁此來向我說她的壞話了。關於這壞話，我

也要告訴你。

這是一個名叫莉娜的學生來向我說的。莉娜是個十八歲的人，她最妒着她，因為我過後看出她，她也是愛我的一個。她處處想與素菲競爭。她這名字，也是跟着素來叫我題的。素菲的原名是叫寶珍，後來不知怎樣叫我另題了素菲。那時我們雖未熱愛着，却大家已用了心。莉娜也哭訴過她的零落的身世，對着我，她的確是可憐的，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人，現在養育她的是義父母，待她非常殘虐。她問過我要脫離家庭的用意，因為我是常常要向她們說，我是要脫離家庭了。她也向我說過她的婚姻史，也想要脫離現在的家庭。總之她的什麼事，都對我說過。但她後來因和素菲的競爭的失敗，便痛罵着我，說我沒人格。而且哭向一個和她很要好，也很幫助我和素菲的愛的女教員，說我先愛她，愛了素菲，便又棄了她。莉娜說素菲的壞話說：

素菲太愛漂亮，太懶怠。家裏很窮，住着一所破房子，但身上天天打扮得搖搖擺擺，像煞有介

事。自己睡的床，要她母親替她整理；而且到了家又一件事不肯替她母親做。妹妹，這話當然到後來我完全知道，說得不對。素菲的確是一個小姐，什麼事都不必做，原來是有了用人，用不到她去做；穿得漂亮，的確爲要坐汽車，她家裏是有一個汽車的。所謂一所破房子，又原來是一個廠房，她家裏是開一個船廠的。而且她的父親已沒有，上無哥哥，下無弟弟，一個姊姊，早已出嫁了，在她母親膝下的，只有她一個，非常的寶貝。莉娜說這樣的話，還不算是破壞她的一切的主要話，主要的是說，素菲有一個姓唐的同學，和她很要好。這姓唐的同學，是擅於交際的，拚頭至少有一打，她曾替素菲介紹過一個男友，這男友和素菲有了關係，曾送她一個金鐲子，戴在手上的就是。妹妹，莉娜這樣的話，我至今還沒證實；雖然現在素菲已棄我而去了，我對她有一點懷疑，但我都無從知道這事是真有的。妹妹，我的安祺兒，不管是怎樣，真也好，不真也好，但你想，一個人聽到有人說他愛者的壞話，當着他的面，當然是如何難過的事！我那時的

情狀，你能想得出嗎？啊，我的安祺兒，不要去空想了，只要問你自己，假使有人當了你面，說我的壞話，你覺得如何？唉，我的芹妹，那時我是何等痛苦，頓時眼前黑了一下。然而回頭一想，素非固真是有這件事的，但現在她已愛了我，這勝利却屬於我了，這樣我又好過了許多。但是，現在又想起這事，畢竟還是我做了夢，最後的勝利，終究又屬了——啊，我的芹，終究又屬了誰呢？

自從莉娜講給這事我聽了，我總是滿腹難過，雖然我能自解。非常的巧，這一天，正好來了一封署着唐緘的給素非的信，便以為這裏邊也許有祕密，就偷偷地挑開一看，也沒有什麼。這封信在我身上，攔了一天，我哄了一個和她最要好的同學，到她家去看她，並把信帶了給她。在這一封信裏，我已塞了我的一張短簡在裏面，說了些關於想念她的話，並問了她不上學的原因。到第二天，她却來了，向我一笑，並說人家瞎說，不上學確為是母親有病。而且，這樣却打動了她寫信的念頭，她背了人給我說：“我們現在當面講話很不便，以後大

家可寫信。遞信的方法，夾在書裏。你有小說書，我來向你借小說，我就可拿到你的信；還書時，你就可看到我的信。”到那時，我們的相互的愛，才算大家明白的表示了，以後我天天寫信給她了。

再幾天就要開遊藝會，她替我結的繩衣還沒有結好，她連來了兩天，又向我來請假了，暗裏對我說：要替我結繩衣，假條上是說因母親病。那時已陰歷九月底了，天氣已很冷。十月初開遊藝會，西裝裏不着繩衣。却不登樣。在遊藝會前二天把繩衣結好帶來，不便親手交我，便交一位先生轉我。她早叮囑我，拿到就要穿起來，給她一看樣子；於是我便穿了，淡紅的衣身綠線鑲邊，使我穿了如升了天一般的驕傲。她看了也微微的笑。知道我的幾位先生，也迷迷的對我笑，校長也說，做得不差。學生們早已猜到了，都抿了嘴在笑。但她們偏要當了素非問是那一個朋友替我結的。有的甚至很急噪的說：“自然是師母結的。”妹妹，我的芹，我那時如何好分辯呢，插一百個花也沒有用的，雖然她們並不明說是素非結的。“自然是師母結的。”這樣的

話，素菲聽了，只有偷偷地紅臉，十分難爲情。我的芹，現在這件繩衣還在，我想叫你把牠改去，你不是說，叫我留個紀念嗎？這的確是一個紀念，她是被人祝福過爲師母的，可是現在呢？現在我也願意把這件繩衣永遠留存，留待我死了，指上戴了你的婚戒，而就把這繩衣，做了我的屍衣。妹妹，我的安琪兒，我平生最是紀念的，只有兩件：你的婚戒，是勝利的紀念；素菲的繩衣，是被棄的紀念！

就在這一天的第二天，在遊藝會的前一天下午，全校的同學，由校長先生帶領了，坐了十幾個汽車到大馬路，某照相館拍照去了。有幾個先生也去了，我因病未全好，明天又要忙一天，就不出去；另外還有一位先生，就伴着我。素菲是非常伶俐的，看到這樣子，臨時變了計劃，說姊姊叫她，向校長先生說了一聲，跑到離學校只有幾十步的姊姊家去了。看她們完全出發了，才再來學校。於是我們得暢意的談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親吻，我抱她輕輕的摟近身來，把兩個嘴唇，接在她的嘴上。她也一點不拒絕

的，如乳兒遇到了慈母一樣，很順適的倒在我的懷裏，兩隻手摟住了我的頭，嘴是湊上來了。臉上泛得緋紅，心裏看她也正在狂跳，如我一樣。妹妹，我的愛，這是我第一次和女人親吻，永遠不會使我忘的。但是，我的愛，你覺得如何，我的第一次親吻，不能給你，却給了棄我而去的素菲？

在這次接吻以後，我說：

“你願意和我永遠住在一塊嗎？菲妹！”

我親口喊她做菲妹也是第一次，從前只能在信裏稱呼她。

“那裏不願意呢？但不知家裏怎樣？”說着，臉上更加紅了，但這樣愈覺得她美麗而可愛了。菲妹，真的，我當時恨不得把她嚥下肚去。

我們在這兩句的談話以後，大家只緊緊的抱着，四個眼睛只相對的望着。我看出她的眼睛裏有我的影；如我的眼睛裏有她的影一樣。這時的神祕，真不可以言語形容。我的菲妹，我們都經過的了，你想想我們當時的情形怎樣，就知道我和素菲那時的情形了。最後，我們大家覺得有趣而笑了。

她是先笑，我是看她笑了才笑。這樣的情形，我一點也沒有修飾，假使，以後有這機會，無意中你可與素非做成朋友，你只要問她：“認識否，顧詩靈這個人？”也許她立刻會想起這種事而要紅起臉來呢！又如其她已知過而正在懺悔了，也許會向你哭泣呢！而且也許還要向你說：“願你爲我加倍的愛他！”

這一天我們談的話很多，我對她說的，只是問她的將來；她向我說的，只說她愛了我以後，受了我的愛以後，所受的委屈，同學對她的譏嘲。但我們的擁抱，却始終繼續着，沒有放鬆，如我們昨晚的擁抱一樣。

第二天就是開遊藝會了，照例我的事也很忙；她的事也很忙；但是我們爲了愛，爲了偉大的愛，什麼都不在心上了；因爲我的心上，只有她；她的心上，也只有我。妹妹，你記否，當我在你故鄉黨部裏當宣傳部長的時候，因爲某軍的營部來駐防了，開軍民聯歡大會，我當了大會的主任，事情自然都在我身上，而我爲了你，還刻刻偷空來伴你？那天

的遊藝會，到了晚上，便全部時間，在我們的親吻裏，擁抱裏過去了。妹妹，那時，我看素非愛我的熱度，也達到了最高度，却何嘗知道她以後會變到這樣呢？如今我是被她所棄了！

真實的，她那時候愛我的熱度很高，就是發生這場的大變化，因為我們的事給校長先生看透了，便把她開除，把我趕走；所謂名譽，在那時她的與我的，完全損棄，而她還是並不懊傷而一無顧忌的來愛我。我的片，那時我和素非的情形，完全和你與我被人監視時在誣謗中一樣。但什麼名譽她也不顧了呀。——啊，說至此，我真心痛欲裂了，等我的情緒回復了和平以後，再和你談吧，現在我是說不下了。啊，我的妹妹，我最後只能喊你！

小天使

於情緒爆裂中

命運的玩物

我的親愛的：

我上次沒有講完，便突然中止了，妹妹，我的親愛的，我就不告訴你我是爲了什麼，大概你也能想得到了。妹妹，的確我如何講得下呢，彷彿一張四弦琴一樣，一個曲子奏到了最緊張的時候，聽的人都在這極調的曲子裏麻木了，忽然琴師因情緒的奮激，流下了眼淚，努力把手指在四根弦上跑了一回，便不能動顫了，琴弦也於此中裂！妹妹，我的確如何能再講下去？我自那天起，繼續痛了三天，屢次想再講下去，但畢竟幾次執了筆又放了。妹妹，我於今還有餘痛呀！今天又來爲你寫我的故

事，啊，妹妹我的親愛的，但我還是不敢斷定，我是今天完全和平了！

人畢竟是爲命運支配的，隨便那個，那是命運的玩物！我始終相信我這句話是沒有錯誤！但要問我有什麼理由，我却只能沉默。不過我始終相信這句話是沒有錯誤！這堅確的相信，也許就是理由吧？你的一生的掙扎，我沒有看到你的全部，我不能拉你的事來作證明我的話的例子；但假使說，你命運中該你有母親的，你的母親也不會當你很小的時候使你流淚了。更假使你的命運，注定你是和一般姑娘一樣，等父親拿了丈夫家的錢，才坐了非常美麗的轎子，或者花汽車，像一件貨物一樣拿到丈夫家去，你也該不會冒了人家的指摘，糟了你古舊家聲，愛了我這不中用的窮鬼，落魄潦倒的文人，提了二個從母胎中就生就的腿子，跑到我身邊來；住在一個貧民窟中的後樓，終日蜷伏着呼吸都不如意。秋天了夾衣還沒有着落，今天過去了，明天又不知解決！這並不是因爲我自己窮了，才拿命運來自慰以慰你，這的確是永不得有答案的一個

謎，不單是我們這樣感覺到。妹妹，安琪兒，人是命運的玩物，我的一生的遭際，也何嘗使我的話有一點破綻？啊，妹妹，親愛的，我自從和女人第一次接吻以後，我的命運又注定我走上不可自拔的悲哀的道路了！可愛的芹，到底使我不能得到解釋，到現在，甚至到永遠的將來，更甚至於死，我不知道素菲，以後從艱難痛苦中，走上了愛的極高峯，爲何不久就漸漸的低降了下來，終於宣布了和我絕愛？這也是命運吧？

果然，我早已知道，我是一個落魄文人，家徒四壁，雖有一點黃土，但決不是黃金！和她相較，她是一個小姐，當然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這樣的愛，要沒有張生的命運，當然只有痛苦，在第一次和素菲接吻的時候，我已隱隱地感到了幾乎要掉下淚來：是的我真的哭過幾個黃昏，爲這樣的事。在每哭過一次後，我總有一個信給她，現在這許多信，她也許已燒了，無從證明，但假使世界是神，那末，我是在燈光下的一個桌子上寫的，這燈光，這桌子，這筆，總之一切的神，總會知道我不是

欺騙呀！我是看得很清楚，這是不免痛苦，多少朋友也來勸我不要太走極端，但是我偏不能自禁於愛她！一樣像我現在拚盡量力的來愛你！這真是一件怪事！尤其可怪的，她也並不為我窮而不愛我，但結果為什麼又棄了我？我的安祺兒，我是始終不能明白，我只能推之命運，命運是在玩弄我這可憐又可憫的人！

這是我的特性，我有火熱的心，與火熱的情。所以我對於什麼事都是非常真摯。算來，我是不能算是一個人的，什麼人都已這樣的來承認我了。是的，我不能算是一個人，我是至少有些反人間的行為！人應該是理智的動物，有冷酷的心，與冷酷的情，對於什麼事都應該冷靜！至多也只能‘再作一番思考！’或者是冷冷的笑一下子。啊，妹妹，我的確是有反人間的行為了，假使我也能算是一個人，對於素菲，要用冷靜的理智去再作一番思考，但我偏要用我火熱的心，與火熱的情，非常真摯的愛她！我的確火熱的愛她，我為她病！我為她哭！我也為她歡樂！我更為她忘了我自己！妹妹，我那時的

確只知有她，只知有愛情！一切都忘機於愛情之中了！什麼天地，萬物，日，月，星，辰，我一樣都不能知道！妹妹呀，那時我簡直是發了瘋，假使素非那時要我跪在她的面前而死，無論是多麼慘痛的，多麼可怕的，先挖了眼，再割去鼻，剝皮，抽筋，括肉我都願意而覺得是無上的快樂與榮幸！片，這是你該相信我的，我並不是因為素非現在已棄了我，特別要過分的來說我的愛她，證明她現在的罪惡！以我的現在愛你的態度來講，你就可知道我當時愛素非的態度了。不要說我當時的愛她如何了，就是現在她已棄我多時了，我還不能忘情於她，我還能時時想起她而要哭泣！我曾幾次堅決的設誓要把她忘了，但結果我更形可憐！這首詩就可替我作證：

奠 情 曲

要你長出一枝忘了她的花草
把你葬在這墓場有露聚花囊

我的祭壇用悽愴的詩歌鋪好
愛情祈求你安睡罷到了靈床

你是忘不了沉思的眼睛輕瞟
像魔鬼的毒舌把你心魂鉤釣
那個愛情那個姑娘不是妖精
她的眼睛要變成天上的寒星

我的苦心已成了幻滅的夢境
甜美的濃醇也溢出我的瓊樽
睡罷啊愛情永永的向着遠天
天上的星使我感到過去情鮮

唇邊的紅液蒸作了雲片輕浮
當接吻的熱誠飛騰着的時候
你沒有曉得罷因你失了主見
像那死蠶呀抱住嫩綠的桑葉

你睡着呀愛情要把口兒開張

晚雲化作了醞醞的露珠而低降
濕漉漉會使你乾唇感到蜜甜
同着那花期將逝的花朵閉合

夜夜的露珠要落到你的唇邊
寒星的天上永遠不使你孤寂
你安睡罷放棄了雙睡的從前
愛情夢的美滿原要即刻幻滅

忘了她罷秋風吹散了落葉
如蟬翅般我把來向你祭獻
你愛情上那靈床默默睡好
長出一枝花草誓把她忘了

妹妹，——啊，我忽然想起了。我今天提起了這首詩，想起了我棄了文學的故事。我是一個文人，我於十多歲時——二十歲不上一點，就於文學有了一點成績。我的小說，我的詩歌，於那時已有得發表。但是我爲了索菲，就把文學完全放棄了。

在戀愛素非半年多，一年不上的時間裏，和失戀於素非以後，一直到現在止，今年算是第三個秋天，在這麼長的時間裏，就只作了五六百行詩。祭壇就是。但是這許多詩，又都爲她做的，這可證明我的隨便什麼事，都是爲了她。到現在算是我的心，能歸宿到了你心裏，才又能安心從事於創作。但是，我的妹妹，現在的我，已不是從前的我了，從前的我算是完全死滅了！這——啊，妹妹，這果是如何心痛的事呀，我爲她棄了我的文學，已是一件極大的創傷的紀念，又把我的名字改了，更是如何不可磨滅的——啊，什麼？我說不來了！我只覺得這痛心是不可磨滅的！

改名字實在是我的痛心的軼事。我記得那天，她要我替她改一個新的名字，我便記起西洋小說裏（小說的名字忘了）一個名Sophai的女子，於是我就將Sophai翻譯了給她。從此我也想改名了。因爲她是姓林，於是我很果決的把原名廢了，改成現在的名字啊，詩靈！這裏，蘊藏着思慕林氏之意。這是多麼有趣，什麼人都不會知道，除了她以外。現

在聽說素非已將素非又改用了原名，而現在我還是沿用着詩靈。而且，什麼人都知道我叫詩靈，而稱我詩靈了，似乎忘了我叫澤培。那末，顧澤培的死滅，在命運上是該當的！顧澤培，你永久死滅了吧！

說話又該說到命運上來了。命運該我是受苦的人，自素非很堅決的宣布和我斷愛以後，我便出去漂流了。本來我想自殺，死了就算了，我能逃出於命運之手了。但是，妹妹，勇氣無論如何提不起來，好像背後有人牽牢住的一樣。不要是你吧？不過，我那時決沒有想到你。就是你，我也敢斷定，你是決不會知道有我，有我這個可憐可憫的人！這是真實的事實，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兩個人。那末，大概又就是命運了，命運早已有了計劃，我們在命運上該成一對，所以命運就來牽住我了。啊，我的人，這確實是命運，素非既不愛我了，既然很安然的宣布不愛我了，她為何還要說：“但你不必過分的自棄！我知道你的心情是熱的，我這樣的對你，一定是一個重大的激刺，你定然會走到最消極

的一步，這是我的全心靈可以相信你的！但你果真這樣了，我們是永不能見面了，不然，我們時時刻刻還能見面！”這我真完全不懂，但我畢竟爲了她這話而苟且偷生了，直到現在。她固從此沒有看見一面，而且連她的消息也不知道，可是你却爲我如愛素菲一樣的愛着了。啊，我的愛人，也許你就是素菲的化身吧？啊，我的可愛的安琪兒，我永遠愛你！

這是一段奇遇！我們如何會見面，又如何會相愛，從我經過了一番漂流以後，你也許很樂意聽吧，是的，我從前沒有詳細過你。

我是出去漂流了，我把我的生命置之腦後。而且我還想果能偶的死了也好，因自殺是沒有勇氣。結果，接受了黨的使命，去到敵人的營壘中去工作。那是我非常的樂意！我在很久以前，大概在十三年改組時候，就入黨了。那時正是春末的時候，長江以南完全光復了，已沒有逆賊的殘羣。而江北還是虎狼負隅。這時又因清黨開始，甯漢分裂，無暇去關心到江北之敵，因是江北之敵，大有捲土重

來之勢。我就在這時負了險，走向江北去了。在江北的困苦，我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飲食言語，都感不便。更又熱和於素菲，於心痛而流淚之中過去的時間，便就佔了大部分。但是有誰知道我是在此境中呢？漂流於江北，有一個多月，雖棄江北的時候，正是孫傳芳渡江攻龍潭，那時我的危險也是間不容髮！下午城中的空氣還很安靜，但晚上傳來的消息，我的秘居却已破獲了，便匆匆的出了城。好在我秘居破了時，我正在外面，未被於難。這時反攻之空氣，已很濃厚，大有一蹴即發之象。我出了城，即上了埠頭，徒步了幾十里。迨船開後十分鐘，警察也已趕到了。那時正是夜十時，船離了碼頭，他們也只能無可如何的放走了我。啊，我的妹妹，我固於此時作了大刀下的斷頭鬼，倒也算了，現在犯不着這樣的貧愁交作，受人奚落！你也可以不為家庭驅逐。而且，還可榮幸了起來，被稱為烈士，讓人痛哭流淚的追悼了起來，真是沒世有光！

以後，我就失業在上海。這時我重來上海，真覺痛苦！上海使我何等的感到痛苦呀！啊，啊，素菲

是住在這華麗的上海的！我的妹妹！我因忍不住痛苦，即又走到了鄉下去，做起乞食的生活來。今天在那個朋友家裏，明天在這個朋友家裏，地方是刻刻的在流動着。那時到處共產黨正在暴動，我這樣的漂流在鄉間，一無所事，一般人大對我誹語了起來，以爲我是變節漢，在做赤化運動。唉，妹妹，我真痛心，怪不得陳羣，楊虎所殺到的只有——啊，不是嗎？共產黨跳在死屍那邊猶笑着呢！我也被冒牌革命的，並不是冒牌革命的，直就是土豪劣紳，造謠起來了。妹妹，我此次回鄉，因有宣傳部長的帽子戴在頭上，才鎮攝住了他們！不然我一定會給他們反縛了送上牢獄去。像老丁一樣的去吃吃鐵窗風味。也許撲的一鎗，將我的靈魂化成了一縷青烟而升了天。

失業到年底，我便又受命到了你的故鄉來，當了縣黨部宣傳部長。便就認識了你，愛了你，直至和你結婚。又至黨部被改組而離職返鄉，再經掙扎，到上海住現在的後樓。我的親愛的芹，人是命運的玩物，我一切爲命運排布着。我記得我那天要

跑到江北去了，老丁，雪林，和冰如——是雪林的愛人，還有幾個朋友來餞別我，便開成了一個命運討論會，建立了命運哲學，打破了創造環境之說，而得到了命運支配人生之結論，於是都慰我以看開些。晚上送我上船，還揮手送我以‘讓命運去支配吧。’這我如今還記得很清。現在命運支配的結果，我是這樣，雪林已失戀於冰如了，一個人淪落起來，過文人生活；老丁坐在監牢裏，冥想他的命運。啊，妹妹，真的，人是命運的玩物，你應該絕對的相信。

我寫乏了，再等下次。

經過了三天的沈痛以後的人

讓我接一百個吻

至愛的芹妹，我的——

你說你這幾天，爲我下了好許多眼淚，我真更覺得心裏難受！我早猜到你是—定要爲我哭了。你在一個早晨，我遞過一封信給你的第二天，一副眼睛紅得像要出火，我雖然沒有來問你，但我已隱隱地在猜想了，你大概已哭過。但我覺得你的本領真大，我們在一個枕頭上，你的手搭住了我的頭，我的手搭住了你的頭睡的，怎麼我偏沒有覺得？算來我哭起來，也有我的方法，你也不會看見我的。妹妹，這真神秘，而且真是有味，住在同一個極小的後樓裏的，又是睡覺在一個枕頭下的，會得你我的

事，可以做得各不知道，宛若相離萬里以外的，大家在信裏說話，這真是我們在愛情上獨特的藝術創造。是的，一對愛者，在分離了就覺寂寞的困苦，而同住了也會大感單調，所以人家都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假使我們也和平常的情人一樣，結婚了便算了，不也是太單調了嗎？我們這樣的做，既不覺同居之單調，又無分離之寂寞，愛情却還能漸漸增長於結婚之後。妹妹，這個幽默的談話，在我們同居的現在，確實是我們獨特的愛情的藝術創造！我願我們永遠保持着幽默！我們要談話於永遠的幽默之中！但是我對你的太幽默的樣子，使我在很悠久之中只能看見你現在的幽默的談話，我是非常的等得不耐煩。以後要請你改變態度，不要太幽默了。

你的論調，我並不反對，但我也不能馬上贊同。你說現在的人，談戀愛，都有些泥土氣，像水世界中的魚跳不出水，他們也終跳不出人的圈套。他們不能赤裸裸的，解截了一切的束縛，——不論是在思想方面，環境方面——用火熱的心，與火熱的

情，去談他們的戀愛，男子是存心作踐，以爲女子是好玩的東西，戀愛只是實行亂交，他們還有男性中心的思想。在女子呢，也以爲我們是女子，羞羞澀澀的欲談又不敢談。更可恥的，便是談了，又要做出老式女子所有的態度，向情人要鑽戒。這果然尙不脫人所共認的女子氣；於這一點，却又大胆起來了，藉了戀愛自由之美名，於是情人不能供給她所需要的時候，便又要羞羞澀澀的再去找一個愛人。啊，我的親愛的，你的話絕對是真理！實在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人家談的戀愛，我們看得多了，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甲地一樁，乙地一樁，分拆他們戀愛的基礎之造就，在男的純粹是以爲風流，兼以解決過剩的性慾；女的在解決性慾之外，便是要鑽戒！餘外是什麼都沒有了！環境是這個環境，時代是這個時代，一定的隨便那個人都跳不出，跳出了就是失敗！所以你又說，我的失敗於素菲，就是因爲我跳出了。而我們的成功，又因是我們都跳出了。從上面的理由，得到這個結論，果然沒有一點錯誤。我是一個窮人，當然沒有錢買鑽戒，迫得我

不能不跳出決定的戀愛方程式，而癡癡的去實行我的最真實的戀愛，那末，我的失戀於素菲，是理之所應然，但我並不相信，素菲就是這樣的人！而且她是小姐，買個十幾隻鑽的錢也有，難道就想念我一鑽戒嗎？而且我的窮，她也何嘗不知道，我也何嘗沒有告訴過她？我記得有一天，在我們戀愛的熱度非常高的時候，那時我們已大家出了校，她到我的窗所來，她告訴我，人家在她面前說我如何如何的窮，但她安慰我說：“無論如何的窮，我愛了你，始終就是你的了。”這話她現在固然不能實踐，但可證明她知道我窮的。還一件也可證明她，她並不嫌我窮，並不是來想我的鑽戒。

已經是殘年了，三天以後就是大年朝，在習慣上，家家正忙着過年，房東家已吃過了年夜飯。我也在一個朋友家吃過年夜飯了。這時素菲已有一星期以上不到我的地方了。她約定日子，我等着她不來，便收到她的信說，鄉下叔父來了，姊姊告訴出了她的事，便軟禁着她，而且還有些病。這已使我急死，我便化了名寫了一封信給她，以作安慰，

雖然自己還不能安慰自己。過後幾天又不見來，也不見有信，自然更急，加之還傳來了急人的消息，她真的要和人訂婚了。她和人家訂婚謠言已經有多少次了，這次是真的了嗎？啊，天哪，我是不禁又拿起我的老牌氣來哭了。晚上便喝了一個死醉，躺在馬路上；看護我的朋友，因勢利導，扶到了學校裏。這學校就是我和素菲發生戀愛的地方，何等的傷心，醉了還忘不了這可做紀念的學校。啊，我和你蜜月上海的時候，我們也去過了。伴了我們打麻雀的徐先生，就是扶我的，他也是這個學校裏的教員。我被趕出於學校以後，因為便於與素菲見面，所以就窩居在這學校附近。那時早已放了年假，老虎西的校長先生，已回了鄉，學校裏只賸中年校役的夫妻兩個。他們和我非常要好，幫助我和素菲的地方很多。——這我好像已告訴過你，現在是重述了。吃年夜飯也就是他們請我的。這次的飽醉，直到天亮才醒來，那時我真像從死地活來，什麼都變了。哇的吐去了幾口，才得睜開了眼睛，至此我才知道，晚上喝醉了，如何進了學校，吐了多少殘

穢，便就住了下來，這個女的校役看護了我一個晚天。她還是告訴了我許多吃醉後，叫着多少素菲，哭得總是不停。並且她允許我，今天她去把素菲叫來。就在那天，吃過午飯，果真素菲來了，我們抱了頭就哭。我的哭是當然的事，她的哭是感於我的愛她的真摯。她爲我作了種種聲明，而且發誓說：“我始終向你說，我是你的；要是你願意聽外人的話，我是沒有辦法！以後，她還問我要不要回去，她問着的時候，已給我十塊錢來了，她是知道我是沒有錢。

妹妹，我因不能保證一般女人的戀愛，不是爲鑽戒，而否定你的理論；而且我却是非常贊同，但我覺得，要把你的理論，馬上加到素菲身上去，而決定素菲的愛我也是爲鑽戒，這是終覺不大妥當！我也屢屢說，我是受了素菲的騙了，我對於向素菲所下的這個騙字，我並不是有何所指，我只是說，我是被素菲的愛騙了，而我對素菲愛我時的愛，還是承認的。但是我也承認你這句話：“但是萬般事總有來歷的！果然或者你不以爲我批評素菲的話

是對的。”真的，萬般事都有來歷的，風自那裏來，雨自那裏落；東風不會落西風雨，西風也不會落東雨，素菲之愛我與不愛我，也自因果，但我是始終不了解！也許是命運吧？啊，偉大的命運！啊，可咀咒的命運！

世界裏人的行動，吃飯，穿衣，戀愛，什麼什麼，却不過是意識的遊行，完全等於催眠術一樣，有何目的之可言！幸福是永久追求不到的，我們還是低下頭來喝一喝我們的眼淚罷！我——啊，我的，我的好人兒，我感謝你，我永能接受你的話！真的，假使我是不能自安於窮困，也要磕頭跪拜的去鑽營一下，做一任升官發財的事了！啊，愛呀，我的有見息的朋友，已一個一個為革命而漲了幾萬家私了，而我還是窮困如故；而且還願蜷伏在這小小的後樓，做我文人的生涯！低下頭來喝我們的眼淚！命運如斯。我也尚有何求呢？是的，你的話的確也完全吻合着的命運論。……都不過是意識的遊行，完全等於催眠術一樣，有何目的之可言？……這位催眠術大家，不就是命運嗎？

也許你要好奇的問我，既聽命運去排布，從前爲何我又要去革命？你真的要如此問我嗎？那你真太小孩子了，這一點還不去想一想，那也就是命運呀！命運驅我去革一下命，假使，我要違反了命運而去革命，定會也做起大官來了，背後底跟滿了衛隊與花姑娘，那里再會來愛你呢？如今又不許我革命，要我重回文人舊業，和來愛素菲以前一樣，那也是命運呀！啊，命運！

說話說得好多，你頂要緊的一句問話我沒有回答。你問我雪松的冰如嗎？她是去了，離開了雪松。當我飄流於江北去時候，她還沒有離棄雪松。聽說是那次爲了我們要開書店，她回去拿錢，但是拿到如今都不回來了。果真是被拘在家裏了嗎？但是又何嘗呢？原來她是已經跟了她原來的愛人去了。這事你又要覺得離奇了，已經有了愛人，爲何又愛雪松，這是我不能代答，就是代答也不會正確，除非去問她自己。不過他們的事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女學生，在學校時代，已和一個男子相愛了；因是她便不能再去讀書，一直在家裏。革命是

造成了許多青年男女的戀愛，這話果然不十分有理，但是却有這種事實。在去年江蘇光復的時候，她和雪松，都以最適合的黨員資格，取得了相當地位，便戀愛了起來。後又同居於上海。在那個時候，她果然還不忘情於另一個男子，終於是去了。去了聽說也曾一度來過上海，看過雪松，並還與雪松同宿一宵，但這是最後一次。我說的話不能很詳，因為我在江北，沒有親眼看見此事之變化。雪松爲此是非常的痛心，在他編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劇本的前序後序，可見他還在思念着她！可是，這是足以爲雪松慶幸的，他現在又有新情人了。你也同樣的和知道了。

關於老丁的事情，你說你也沒有十分明瞭，因爲你認識他的時候還不多。這實在很簡單的。革命的人當然不能面面顧到，面面顧到了就不能革命。革命偉人孫總理的一生行事，就知道他是爲革命得罪了多少人！老丁就是爲革命得罪了人，得罪了大人先生，因是請他到牢獄裏去坐坐，讓他吃幾月安樂飯。但是也險的，下獄時已獲了共產嫌疑，下

了獄還有人秘密的誣告他，使他罪上加罪。這事你想也聽到過，你要讚美你縣的士紳先生的手段嗎？好在我不下獄呢，假使我下了獄，你縣的士紳先生一定也會朝也一紙，晚也一紙，要使我成了肉醬方罷。你不是常常聽見有人說我，什麼事都不留面情嗎。操之過急嗎？但是，真的能去坐坐牢獄，吃吃閒飯，倒也願意，生活橫豎這樣使人擔心！

你坐在我旁邊，看我寫這封信，真是第一件趣事。這倒也好，我寫完了，你也看完，我可不必再遞給你。但是時間已六點多鐘了，你也該弄晚飯去了。去吧，我的妹妹！大概我也就要擱筆了。

我捏開了你，原是要來和你說笑呀。今夜你要讓我接一百個吻，那末我——啊，米沒有了嗎？真嚇死我，沒有米又有什麼大不了，值得這樣驚叫？你真是小孩子！好了，米沒有晚飯就不要吃罷。我也不寫了，你來，你快來，我的妹！我的安琪兒！我們來接吻罷，接吻或者也可當作饑餓的糧食。來吧，我的手已張開了，我的舌已舐出了，來吧，我的妹妹！我的安琪兒！

小天使在喊着安琪兒的時候。

哭的方法

永愛的：

突然的生了變化，停了十幾天，不給你談心，我看你是非常的沒趣；但我有何心緒寫一個字？妹妹，你幾次安慰我，並催我繼續寫下去，我是很想聽你的話，但我畢竟提了筆，就覺心酸！啊，我現在真彷彿孤舟飄於深夜之海面，遇到了狂風巨浪；我是處在不安完的情緒中！我真只有哭！像失了母親的孩子一樣的哭！世界終究是冷酷的吧？啊，永愛的，我是又要說了，宇宙只是一個沙漠！只是一個屠場！只是一個荒墓！我要沒有你呀，我早就自殺了！但說到自殺，恐你就要笑我，那末爲什麼不自

殺失戀於素菲之時，啊，真的，妹妹，我該此時就要自殺了；但我的命運不輪到我，大概還爲了你呀！

我的說話，總想不要提起這些話，但又不知什麼，總很自然的會提起。今次我發誓不說，是的我要發誓不說，說有何益呢？流落橫豎流落了，米完了幾天無辦法！失戀已失戀了，素菲又不會因我的苦苦的回憶而還會再來愛我！況且我也不在做夢，我的夢早已輕輕的向一邊埋葬了，並我也從此已做了你永久的愛人，還有什麼希求？尤其我想以後永遠不要講素菲，我固然不忍說她沒良心，騙人，但事實總使我大痛心，痛心的事還要說他爲何？不如乾脆的忘了，或者倒可好一點。但妹妹，我們這樣的流落，雖然是一件極淒然的事，講到總會掉眼淚下來，但畢竟也覺得太有趣。這所謂趣，無可避免的，當然是窮趣了，苦趣了，但是也何等可貴的事呢？這種趣味，只有我們才配享受！

那天晚上不是米沒有了嗎？我是馬上停止了給你寫信，預備睡覺。你也央央無味的放棄了淘米的竹絲筐子，眼裏似乎有些眼淚，走上來抱我睡。

我們無言無語的睡了，室內是暗暗的罩着烏墨似的沉默，因為不需要光，也不把電燈扭亮。你的舌頭舐在我嘴裏，時時掉動，像一條在浮萍上打玩的游魚。這個晚上就是這樣過了，晚飯是用接吻來代替；你也銜着我的舌頭。啊，我們的——喂，你真乖呀！你這記打得我好厲害！你知道我下邊要寫什麼？你不是以為我要這樣寫嗎？啊，女孩子的心裏，哼，你每次要來看我寫……好，我不寫了，我要聽你怎樣聲辯？……

永愛的，我對你賠罪，我冤枉你了，但你——不說罷，抬起你的頭來，我給你一次接吻。是的，我已發誓不說這些話了，但你允許我第一次，允許我第一次的發誓做到一半；關於索菲決計不說。我的妹妹，好嗎？

接吻是充饑的糧食，一頓晚飯就以接吻代替了。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大家的眼睛朦朧的睜開，只大家淒然的相互笑了一笑。妹妹，這笑呀，當然有何等滋味與情趣！一切的一切，已都在這一笑裏說完了。還是來接吻罷，妹妹，好像有人是在冥冥

中指使着，當我的頭靠近一點你的頭時，你的頭已經也靠緊了，把舌頭伸到了我嘴裏。這是早晨開眼後第一次接吻。經過一次長長的深深的接吻，我們大家又沉沉地笑了一笑，繼續又是第二次接吻，這次是你先開了一個口，我才把舌頭伸進你口來的。啊，妹妹，這又就是我們的早膳了。這一天起來的很晚，起來的時候，人家已在做中飯了。本來我還想睡下去，抱着了你，要是我們永遠沒有米，我們就只有永久睡了接吻。但你說睡着給人家看了不好，才大家無刀地懶懶地起了床。我此時才發現你隔宵的淚痕，知道你晚上是哭的。啊，永愛的我的安琪兒，我真也想哭，我的眼淚在眼皮裏滾來滾去，就要滾下來了，但因為怕你傷心，終於忍心向肚裏嚥了下去。我的親愛的，順便告訴你，這是我的哭的方法；你從來不見我哭，我是就運用我這方法的。把隨便多少要落的眼淚，向肚裏嚥去。你呢？你的哭的方法，從來我未知道，有機會請你告訴我。的確，兩個處在一塊，對於哭應有相當的方法。同樣傷心的人，當然有同樣的情感，一個人號啕地

哭了，很易容引另一個人哭，這樣會哭到何等地步呢？

說到別的地方去了，話再說回來。我們起了床，把幾個抽屜，傾倒了搜查一次，僅搜到了四個銅板。唉，妹妹，四個銅板，買什麼好呢？假使我們的時代，是我們的祖父祖母講述的他們的祖父祖母所講的時代，一個銅板可買一升米，幾個有眼錢可買一斤鹽一斤柴一斤油，那當然我們是好過十來天的活了，但我們竟不幸呀，命運既乖到如此，偏乖之又乖，我們又輪不到這種好時代！四個銅板三兩鹽，或者好買了，但米決不允許買幾粒，油也並不容你辦幾滴。當然站在家裏，——啊，我們何嘗有家呢？你已為家庭所逐；我也等於沒有家了，我們現在，啊，我的人兒，爽截的說，我們只有後樓，非常穿狹而黑暗的。啊，人家都在做午飯了，我們在後樓裏，爐不熱，碗不響，屏營侍命的對坐着，當然不十分雅觀，我們只有走呀！妹妹，何等的傷心，走呀，除非走到了墳墓去，才可永遠不吃，不死決不能永遠挨餓！固然因為看人家吃中飯不雅觀，

到吃夜飯，自然也不是事。

——只能把戒指當了。在要關了門走的時候，你突然想起了戒指而作這個提議。妹妹，你做這提議，我不是沒說話嗎？當然我如何難於決定呀！唉我何忍把這婚戒來當呢？但不當又如何！啊，我的安琪兒，這也就是這戒指的命運了。牠是這樣的流離！前次固然得以保留了，這次如何再會有前次的命運，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忽然有了救濟。但妹妹，整部的稿子沒有變成錢，報館的錢，去了幾次信也沒有復。啊，這時我只能伸一隻手到眼前望了一望，向這發光的指戒。我心裏暗想，假使牠有好命運，應該今天，報館的錢會得寄到，不寄到便要在馬路上碰到一位財神。你看我當你做了一個提議以後，既不響，並似發了呆，對着手上的戒指望，你已經知道我是不忍；歇了好久，也不說話。那時我們反住了腳，站在門口不走了。

——走了再說罷。最後我這樣決定了，說着便挽着你的手走了。但妹妹，你能告訴我嗎？你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啊，妹妹，我的愛呀，我是很緘密

的想着，今天如何會在路上碰遇着好運。我是常常想的，坐汽車的大肚皮，或者因為下汽車不留心，把一堆鈔票掉在馬路上。或者像民間故事中說的，常有許多仙人，會救濟好人，坐在路上，變化了叫化子。所以妹妹——啊，那天你看得出我的情形嗎？我的兩隻眼睛，在馬路上小弄裏，像晚上汽車前兩盞燈一樣的照着。尤其對於叫化子更來得注意。但，我的妹妹，叫化子畢竟沒有變成送錢給我們的仙人，而我們的四個銅板，都已到他們手裏去了。我們每個人的一份大餅，已給了人家。意外的一堆大肚皮掉去的鈔票，也沒有拾到。肚皮當然餓得利害，小攤子上的大餅油條，很想得到一點，我看你的氣色，也有這樣的希求；但我幾次想搶一點來，或者討一點來，却終於沒有敢做。你也有這樣念頭嗎？我想這是很自然的事，爲了吃什麼都想幹，還管得到這是賊或是強盜的行爲嗎？所謂羞恥，這是有錢階級的人用以奴隸人的政策，實在窮了，還管什麼羞恥不羞恥？但可憐我們，終究給他們奴隸了，沒有勇氣去做，肚子雖然餓得貼到脊

部。算來也是的，我們還有戒指沒有當去，可以不用拮据或討或偷，妹妹，最後我們無可奈何的走上了質舖，時候已經又要做晚飯了。

這是我第一次走上質舖。你也是第一次。我的家裏，固然不及索菲的家裏，她是站在如何的階級，我已對你說過；也不及你的家，你的家是一個中產之家，年年有不少的盈餘。但我的家，雖是一個新破產的小農家，不久以前自然也不會如此，但最近怕也不必如此；可是我們如今竟走上了質舖了。無論如何，我們怎樣想，什麼事是不足羞恥的，但是走進了質舖，究竟有點另有樣子，一點也不自然，面上有些發熱。你是紅得連耳根都紅了。但是最好笑的，還是在未進質舖而要進質舖的時候，我們大家像是有些不敢，在門上東一張西一望，才如小竊一般鼠竄了進去，頭低在胸前。出了質舖，又覺得有許多人是在嘲笑我們。妹妹，請不要忘記，我們同居以後有過這樣的一回事了。

我們當去了戒指，維持着我們的生活，直到現在。妹妹，以後我們是不能想了！啊，我們的以後是

不能想了！妹妹，固然我們並不自己說自己有多大本領，但說這樣大的世界，沒有我們的吃飯的地方，真是極奇怪的事情！難道真的生來就配我們挨餓嗎？那末，真只有說：命運玩人了！

以我近來的觀察，我益信我的命運論之正確。我們看小弄中倚門賣笑的紅粉姑娘，馬路裏的乞丐，天天所聽到的爲失業，或爲失意的自殺，以及一切的人類，在他們的背後，也都有同樣的像站在我們背後的命運。科學家說，或者社會學家說，世界工業的發達，資本主義的開展，才造成現在的世界，這正是他們的說話的立場的不能自圓，而露了破綻。假使追問他們，有怎樣的緣故？爲什麼他們的汽車不會給我坐？叫化子的避狗棒不配給穿長衣的人拿？我知道我們無論如何聰明的科學家與社會學家，怎樣說是能力有高下，掠奪本領有強弱，都不過自哄哄人罷了。但妹妹，我却也這樣說過，你記得否？固然我自己也在騙人，常常談什麼教育，社會，做了許多文章，但妹妹，不騙又何如呢？你想不拿稿費，又如何過活？但好在人都在矛

盾與欺騙中生活，世界根本是一個矛盾與欺騙的世界，說話與行爲的不能一致，又算什麼大不了？我也要騙人！

各人的命運是各人的，就是同樣的痛苦的人，也有不同樣的命運。你記得那天的事嗎？我們進了質舖，跟着一個短衣的人，挾着一小包東西來了。質舖裏的人，面孔當然是非常冷酷，隨便對任何人。那個短衣的人，當然是同我們同樣命運，非走進質舖是不能了，他把一小東西送上，舖裏的人不收受他，說他的東西不值錢，他又無法，只得就在這舖內，把身上一件上衫，也脫了下來，加了進去，才當了二毛錢。拿了二毛錢，只能赤着膊出來了。假使他的命運，並不注他在當東西的時候，因質舖嫌棄他的貨物，而把上衫脫去；那末當也不會着了衫子進質舖，赤了膊出來了。又假使說，那天我們的戒指，在質舖店裏看是黃銅的而不要，那末我們又只能以接吻做晚飯了，要是不換以別種東西。

我並不是有意爲此怪言，一定說人是爲命運支配的，什麼科學與什麼……都在騙人，但擺在我

們眼前的一切事事物物，又如何能使我們相信聰明人的話呢？妹妹，——啊呀，真好玩，什麼時候你又來看我寫了？你不是說去洗衣服去嗎？好你來了，我就這樣寫；啊，那天晚上，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我們的嘴是接着了，我們的——

頑皮的人。

我是想喝強烈的濃酒

芹：

大概我要說些什麼，你已猜到了一半了。雖然我是突然的把信停止不寫。所以你要說我越來頑皮了。真的我自己也承認，你看我給你署的名不是就說頑皮嗎？但是頑皮又有什麼要緊呢？人那一個不是在幹着頑皮的事呢？爲名的孜孜爲名；爲利的刻刻想利，天天像糊猴精一樣，老是玩着那套把戲；但誰肯承認自己是頂頑皮的人呢？可是，太可憐了！人縱是頑皮了，還跳不出更頑皮的命運的把戲；啊，人都爲命運支配着！

我想繼續着前信說下去，因爲這十幾天來性

情的突然發變化，的確有許多事是足以記述的。最重要的，我是離了我習常的哭的方法，而大大的哭了；沉沉默默，經過了幾天以後，到了七月七日的那天。而且又自從那日起，就病倒了，直至現在。啊，妹妹，你大概還沒有明瞭我這是到底爲什麼罷？是的，我自己也覺得離奇，那天竟然會放聲而哭，並哭過後，拚命想喝酒，賺個死醉；可是芹，心裏太覺沉悶，始終我是很清楚的。這沉悶是爲誰呀？我的親愛，我怎敢對你欺騙？自然我是想起了那念念於懷而不能忘却的素菲。

實在的，我在這個性情突然發生變化的期間，樣樣事情不能做；文章是一篇也不寫了，只在整理我的那部短篇小說集——洋囡囡的自殺。但是我看到這幾篇小說，忽然想起了我的文學生活的斷然中止，與青春的綺夢的消逝，老是使我隱隱的心裏發痛。啊，妹妹，我記得我是已經對你說過，我爲素菲，曾經把文學放棄，並易了名。這部洋囡囡的自殺，就是在未愛素菲以前，寫了用我的原名在東方等雜誌發表的。自此以後，就一篇也沒有了。有

這樣的一段歷史，現在又重看這一點東西，並觸目傷心的又碰到了久已忘了的自己的原名，如何不要傷悼！我是已經刻刻想要大哭了，但我爲你，我怕你也傷心，始終嚙着我的眼淚。到七月七日那天我是把原稿整理好，並修正好許多不妥的地方，覺得有些氣悶，跑上宥恆那裏去玩着，突然他向我提起，說今天是七夕佳節，啊，我當時就如落下了深靜的古井，皮上發走。唉，可不使人要回憶往事而流淚，正當臥看牽牛織女星之佳夕，編成了我的有歷史紀念的洋囡囡的自殺？當時我就有這心思，想替洋囡囡的自殺寫一篇序，把我的傷心的故事記述一下，所以便突然辭了宥恆走回來了，但妹妹，你是看到我的，我從門外走進，坐上桌子，把一支筆捏在手裏，好久了還沒寫下一個字來，白紙始終還是白紙。以後就上床躺了一刻，不久就抽咽起來了。你是莫明其妙，你只是呆了眼呀望着我。最後，你的眼淚也來了，便伏上我的胸前來輕輕地問我。啊，芹愛，我告訴你嗎？是的，我不告訴你，我只要你去買酒。啊，我是想拚一個爛醉，我是想陶情於

濃酒之中而忘記一切！啊，我是想喝強烈的濃酒！我要忘記我的煩惱！這時候已經是下午了，而且已經是斜日西沉了，你怕我有何變化，因為我喝了酒便會哭個不住，所以你沒有答應我。到將近晚天了，我帶了滿臉淚痕，與全腔憂悶，下床來約你出去散步，實在我是已經作了別種計劃，所以我們在幾條馬路上兜了一個圈子，便使你不在意的走上了一家酒館，打了一瓶啤酒，叫了一盆青毛豆，喝起來了。

——你原來就是要出來喝酒。於是你微微笑着向我說了。接着你又說——不要喝得太多。

我對你的話，要說什麼呢？所以我一句話都不說，只向你默笑，而連連把酒喝上口去。唉，妹妹，我那時何嘗不會想到我們的窮迫呢？還有何閒錢喝酒作樂？當了的戒指，還是當着，而且錢又要完了，然而我偏是來喝酒了。我的親愛的芹，無論事前事後，我是何等的傷心着，我是不該把這錢化在這頓酒上，但我何能自止於情而不去喝酒？啊，我是想喝強烈的濃酒！我是要在濃酒之中忘記我的

一切的煩惱！但是，啊，我的天哪，這固然於我有什麼效果呢？我經過一次強烈的濃酒的澆洒以後，回到我們的小小的後樓，我不還是躺着要哭嗎？而且反哭得更厲害！而且也從此不起了！啊，我的妹妹，我十分希求從此死去！所以我幾次向你說：恐怕我是要死了。但我過後，我心裏又非常懺悔，我懺悔我爲你不該這樣。直至七夕後四日，才較好一點，起來寫了一篇顧澤培的死滅，做了洋囡囡的自殺的序。昨天更大好了，又寫信給你。

我和素菲斷愛已一年多了。她向我宣讀最後的刑文時候，是在去年四月。那時因爲是初夏了，氣候非常晴和，她約我上中央影戲院。我很早就走上影戲院去了，在門口等着。等了好久，她是珊珊的來了，載在汽車裏，一身輕綢的初夏的新衣，隨風飄拂。她允許我截去的髮辮，還沒有實行，依然垂在背後。一頂法國式的小花傘，閉着放在身旁。手上是套了白絲的手套，足上是皮履。在這時候，我真覺自愧，我還沒有錢製春裝，依然是一套厚呢西裝。啊，妹妹，就是我现在還穿着的那件。我們是

已經好久不見面了，大概已經有四個月罷？我們一見面，便大家輕輕的一笑，我還很苦悶的像小孩子看見了母親一樣喊了她一聲‘妹妹。’並上去握了她的手。但那知她此次來是做了我們的斷愛的宣判官呢？啊，芹，這樣的突如其來，總使人萬世也想不到，果然她或是早有此心，但我始終沒有看出她來。本來我是爲上海時局不靖，從正月就走到鄉下的一個中學裏，當教員去了，此次來滬，是爲預備和她訂婚呀。原來她是寫信給我，已得了她姊姊的允許，我們是可以訂婚了。是的，我們的婚姻的前途，只有她姊姊在阻止，只要她姊姊應許了，什麼都就會解決。但芹，最後呢，我何忍說呢？啊，我不願說！

那天演的是掛名的夫妻。她是天天過着她小姐生活，自被學校停學了以後，便就懶了學，天天看影戲，坐汽車。掛名的夫妻大概她是已看過幾次了，一入座還沒有開演，她便對我講述掛名的夫妻的情節。開演的時候，她一面講些逐幕的情節，一面便淡言微語的宣讀她的刑文，她的態度非常安

間，若無其事一樣。我是自然已經哭得不能自抑了。當第一次演完的時候，她就預備走了，因為我扯住了她的手哭，不放她走，她也只得強留。但第二次演完，她是竟然在我的淚眼朦朧中走去了，頭也並不回顧一次。這是最後的分手了，我的芹，直至現在，我沒有看見過她，也不知道她的確實的消息。

芹妹，我是對你說過的，她在宣布不愛我的時候，她是對我說：“但你不必過分的自棄！我知道你的心情是熱的，我這樣的對你，一定是一個重大的刺激，你定然會走到最消極的一步，這是我的全心靈可以相信的！但你果真這樣了，我們是永遠不能見面了，不然，我們時時刻刻還能見面！”並且還允許我，以後我們仍能做朋友。而且她說，最近幾天內，爲了母親的墓穴問題，要上甯波去一次，一星期後回來。在上甯波以後，她有信給我。這時候我還在非常的癡望着，她以後或者也會挽回成命；但芹，那知這完全是她的過門話，在後看來，可是我當時却十分爲她的過門話而依戀着，逗留在上海

而等她的消息。約莫她已從甯波回來了，我實在心裏焦灼到萬分，因為她並不給我信，便托冰如到她家裏去，探問她的消息。但這是使我完全決定了，只有走上江北去，原來她是……啊，我的芹，痛心！

我去滬以後，曾來滬幾次。第一次來滬了，我還走上她的門前去探訪，在黃昏以後，夜是非常的黑。我在她的門前徘徊了好久，她的愉快的笑聲，我在門外很清楚的聽到，唉，但他那裏會想到門外的我呢？我是輕輕地呼了一聲：‘菲妹’，於是哭了，掩着眼睛；但恐給人看到，又只能忍着心走去，像民間故事中所傳說的，夜間出巡的僵屍鬼一樣，我自己知道，我的脚打起灣來，非常的不順熟。啊，大概還有些留戀吧？第二次來滬時，又走上她的家門，但她已遷居了，聽得人家說她遷居的原因，是怕我對她有不利舉動。唉，我的芹妹，還有何話，我是死也沒有想到，也不會想到愛我的人，結果是成了怕我的人！從此以後，我就不知道她的消息了，直至我們今年五月蜜月來滬的時候，遇到徐先生，才聽得他說：她又在閘北某女子體育學校讀書

了。但是話固然不知確否，我至今還不能知道。至於她是否已經另有新情人，那我是更無從曉得。原當孫傳芳渡江攻龍潭時，我再從江北逃回上海，在上海又住了好久，那時已秋天了，我也無意中知道了她的消息，知道她已剪髮了。芹妹，你想呀，這於我又如何傷心？我是不能親眼看見她截髮於她允許我的要求之時，而享受她截下來的束髮，偏見她截髮於棄我而後的一個照片上，啊，截下來的束髮許是給她新情人享受了；這個照片是登在時報的圖畫時報上，攝者是署名張有德的，這位張先生呀，也很難說不是素菲的新情人罷？但我……芹妹，你知道我，當時見到了如何的難受？但是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太癡。不要說這樣的話罷，橫豎瞞不過誰的，現在我也是這樣的癡呢！

我是常常想：假使我在馬路上，會無意中遇見了她，我一定要拉住了她的手，問問她現在的生活，並別後的情形，但畢竟真的絕緣了，這樣多的上海女子中只少着她。昨天——不，已經是好幾天前的昨天了，我在南京路遇見了素菲的一個最要

好的同學，也是我的學生，我真想走上去一問，但我一想到我現在穿的那襲西裝，還是三年前，我還在教她書時穿的那件，已經破舊不堪，油也榨得下了，這樣就把滿腔熱誠，在幾秒鐘以內完全消去了。啊，芹，我的愛，果然這樣潦倒落魄的樣子，要給她告訴了素菲，不知素菲還會念及舊情而要流淚嗎？喂，我要告訴你一些事，就是我才說的，在南京路遇見的那個學生，是素菲最要好的同學。她們本來非常要好，同是住在一個里裏，自小又就是同學，但爲了我，她們曾反目過。我是愛上了素菲了，素菲也愛上我了，她很埋怨素菲，並把我給素菲的信，却給她偷接了去，因爲素菲的通訊處是和她一樣的，她是比素菲更來得關心我的信。因此她們的情感更惡劣了。但現在聽說又要好了。這入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爲些什麼？他對我們的愛情的破壞，也很努力。素菲的姊姊的竭力反對我們，不許素菲這樣來愛我，完全是她挑撥出來的。原來素菲只有一個母親，父親早已死了，兄弟也沒有，只有已嫁的姊姊（是的，我已告訴過你了。）後來她的母親死

了，她的事只有她姊姊顧問。我記得這時素菲的母親死不多時，我們的戀愛已熱得不可自止，學校裏如何停止素菲的讀書，她的姊姊已完全明瞭，那天我是走上素菲處去看她了。但我走近她的門前素菲已看見了，素菲很有些欲接不接的樣子，我是已經知道了，大概她的姊姊在家。固然她的姊姊，見素菲這樣不安，一定有故，望外又看到我，便奔了出來，我是已經遠遠地離開了。過幾天素菲來告訴我，那天她的姊姊，問了她許多話，並向她提出了警告。以後又事事去打聽這素菲的同學，自然她是好乘此挑撥了。她也向我造了許多素菲的謠言，前次告訴你的莉娜告訴我的素菲的話，也就是她說的。又有一次，突然來了一個消息了。那是陽曆新年，素菲的母親正在三七，我等素菲幾天不來，這一天下午，一個人睡在被裏哭了，忽然門開了，我以為是素菲來了，但來的並不是素菲，却是徐先生。他是帶我這個消息，說素菲等母親三七過了，由她姊姊作主，將和她表兄訂婚了。這消息徐先生說也是從那個素菲的同學那裏聽來的。他為我很

懊傷，我自然更發急。到晚上我是晚飯都不吃，走出寓所，坐了車子，預備到四馬路去問小糊塗。坐上車跑不遠路，素菲和她姊姊同車撒面走來了，我便拚命的叫了一聲：‘素菲’，她也看到我了，只向我點一點頭，並示意我說，姊姊在不要叫了。那時我已發了一封帶哭帶痛的快信給她了，預料當晚或次晨就可收到。那晚問了小糊塗回來，一團疑慮睡不去，一夜只是打翻身。挨到次日下午，果然她是接到我的信來了，那時我還睡着，滾在被裏，哭得像淚人兒似的，已經幾頓飯不吃了。她走進看我這樣，第一句就這樣說：“你要聽人家的話，糟壞了自己，我是不能……”我聽到了這樣的話，心上如舒鬆了下來。我也忙着說：“我當然不會聽人家的話，但不知爲什麼，似乎聽到了人家七嘴八舌的說話，不得到你的安慰，總有點不好過。”她是非常伶俐的女孩子，接着我的話又說：“那末人家向我說，你已有了老婆，而且是一個流氓，家裏是窮得不得了，要是我也像你這樣，早就哭死了。原來人家的話，只好當是一陣風，不要捉住的呢。”那時我只有

自愧，我不能像她一樣的做到。啊，什麼事想起了，只能使人傷心，像這樣的她能體諒我，那知結果是……還是不說罷，命運該我如是，也是無法的！妹妹，以後只要我們永遠愛着吧！

是你的人了。

閒談

芹，我的至愛的：

我承認你這句話是非常正確，說我這幾天的性情，又漸趨和平了。是的一個人的心氣和平與不和平，全視健康而轉移的。我這幾天身體已漸漸健康，心地也當然是非常快活。本來我是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一有疾苦，就會更發燥。真的，我在發燥的當兒，恨不得自己馬上離了這樣的世界，一樣都不要看到，看到了不過更使我痛心。這幾天尤其使我安定的，就是報館的錢已匯到，這個戒指可以贖取了。我覺得世上最快活的要算是文人了，他的生活固然非常清苦，像我們這樣，天天買幾個銅子的

素菜賠飯，在人家看起來，非常的苦；但我們在精神上的享樂，正要萬倍於天天吃魚吃肉的人。一篇稿子被選取而登出了，一方可以拿到一點收入，在物質上有了補助；他方面精神上又何等爽快？比他們下了資本的商人，像賭博一樣，贏得利益，今天一千，明天一萬，更神聖到何止萬倍以上呢？妹妹，你常常勸我：“你要在這樣的苦趣中，完成你的文學。”我覺得你這句話是很有道理。我當永誌不忘，而將永以你的話來自策。

近來頗有許多朋友寫信來，慰問我的失業，當然我是如何的感激。但我覺得我的失業，正是煅煉我的藝術，光明閃爍的黃金時代，或者就於此時埋藏着了。不過使我不能已於言的痛心事，就是朋友的虛偽！不，也許是人類的虛偽！你不是看見的嗎？當我失業了，萬不得已，回到家去，接着寫了許多信到南京一個朋友去，起初還有圓滑的答復，末了索性老實不客氣的不復了。本來，像我這種人，只配蹙腳流落，那里會跟他們升官發財去呢，我眼見一排一排怕生怕死，在軍閥時代聽了革命就會破

口大罵的人，都做了大官，發了大財了，而我，啊，不長進的我，還是流落在上海，過那清苦的文人生活。說也痛心，什麼人會真的認清了革命？在他們眼裏看起革命來，不過是升官發財的一條漂亮的新道路。你不看見那天晚上來的老龔嗎？老龔這樣的人，却足以代表現在的青年呢。這的確是我們中國革命的危機，說起話來，非常漂亮，實在到底革命是什麼？還沒有認得清楚。就以我這個朋友來講，他從前也如我同樣的一個文人，如今是升了官了，問他從前對黨有何功績，爽截點說一句話，在軍閥時代是罵黨的。現在對黨有何努力，不過擺大了架子，說幾句漂亮話。這樣的人，真多得不可勝數，像老龔這樣的人，也算是命運不齊，發了年多的官熱，現在又只得回到老路，去吃粉筆灰，所以那天還願到我們的後樓來看我，不然，我相信也會同那個朋友一樣，我虎伏了走去，恐也會不睬罷？老實說，以這樣的人去革命，——妹妹，你要認清，我不是因為做不到官，受人奚落了，才發這樣的話，開口閉口就要罵人。我實在是為愛護中國革命！因

然我到了這地位或者也許要和他們一樣，但我現在的確是純潔的，說話可以比較沒有利害吧？是的，以我沒有利害觀念的人，批評他們至少是可靠的。像中國現在這樣的革命下去，可會替共產黨造機會。天天說撲滅共產黨，反助長了共產黨。所謂革命的人，只知升官發財，擴展個人的利益，大眾的利益，好像是忘記了。（我的利益，當然也被他們忘却了。）好在我還有理解，認得清一切；像那般無理解的盲目的工農羣衆，就會發生危險了，一個一個很自然的跟共產黨去了。不要怪共產黨的厲害，到處暴動的事情來得多，我們自問良心一句，我們中國現在的革命是糟糕時代，同志不想努力，只想……妹妹，你也是聰明人，不要說得太顯吧，那是的確是革命的恥辱！

這算是閒談吧，不要以爲我是在大發牢騷。既說是閒談，索性夾七夾八多談些吧。橫豎我們大家很厭，你既沒事做，衣服在上午已洗完了。我也不高興寫文章。而且又不想讀書。

剛才提起共產黨，我又想起共產黨的故事來

了。只可惜我不是共產黨員，不能盡知其奧，不然，把他們的醜陋多寫一點出來，至少比許多同志假名革命，空喊幾聲打倒共產黨，而在旁的路上，想實現其升官發財之夢，於黨的貢獻，要來得大一點。這去年的事，事情發生在我們的鄉下，我此次回去，幾個鬍子長得很長而發了花斑的老年人告訴我的。也許你也聽到過。

離我村一百里以西，完全是佃農區域；農人受業主的收括，由來已漸，所以那處農民，都覺得痛不堪言。這當然是共產黨活動的好地方了，於是在去年秋天，新穀一收之後，共產黨領導的抗租的事就發生了。而且聲勢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劫城之說已像海潮一般的沸騰着了。弄得全城滿野的人民，晚上也不能睡着。這一天風聲更惡，而且聽說，在那個抗租區域裏，已殺了幾個收租人。並且時時有這樣的搖動，什麼人家被劫了，什麼人家搶了。更有女子被虜之說，也天天會得聽到，行爲全像土匪。本來這時候，各處暴動的地方很多，殺人放火，姦淫虜掠，不一而足，我鄉的風聲更漸漸緊密了。

正在這風聲奇緊的時候，軍隊突然下鄉，在一個農人家裏，搜出了許多共產黨的文件，印信，標語。據說這農家，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並在這農人家裏，搜出了一個年青的女子，非常的憔悴，當然是共產黨擄來的。這女子是病着，病的是說不出的病，只是不能走路。以後軍隊又上城了，共產黨又捲土重來，並且搶劫更厲害。但是他們的工作只是這樣，領了一般無智農民。第二次的軍隊又下鄉了，燒去了幾個共產黨的窠巢，但共產黨是從此滿載而去了，掉下來的，滿是一般被愚弄的無智農民的哭聲。聽說燒了的農村，至今還沒有修繕起來，而農民至今還流離無歸。妹妹，這種事情真太殘忍了！真太慘酷了！可惜我現在不能到什麼地方去搜集一點關於共產黨的荒謬的理論書籍，和殘暴的行動記錄，不然我想來寫一部共產黨的罪惡，到是非常需要的。敢說共產黨，最近在政治上活動的失敗，已變更了政策，想在文藝上暴動起來。這倒也是可信的事。你看最近革命文學的聲浪何等高漲，原來這一般無產階級文藝鉅子，都是共產黨的健

將呢！

我說話最容易得罪人，就這一篇閒談裏，已得罪了幾方面的人了！好在是我們私人的談話，倒也不大要緊。不然不要說，我的清苦的生活活不成，不給當局的革命家，捉起來視為反革命而當衆槍斃，也要給共產黨認為有力的敵人而予以暗殺！至少也要給無產階級文藝鉅子一頓痛罵。但我的性情如此，大刀架在我頭項上來，又是有什麼要緊？我有堅毅強固的性情，我才能存在！

一個人的可貴，是在有他的堅毅強固的性情。簡單的說，就是所謂個性。但是我的吃虧，也就在這一點。我為我的性情，已吃盡了虧了。不要說到什麼時候去了，就以現在來論，我們是在窮守後樓。這固然是我的不如人嗎？但老實不客氣，比我更不如的人，尚能升大官，發大財的還多着哩！我自己知道，我現在弄得這樣，並不為別的，為的是我的性情！我不願見機而作，到處去鑽營，看人說人話，看鬼說鬼話。要知道現在的世界，所謂是馬屁世界，只要能奉承人家，就不難富貴目前。我記

得在三年以前，我和雪松等到一個書店賣稿子，和一個臉上常常帶着假笑的編輯先生閒談，談到黨的問題了。那時還在軍閥時代，絕對不許談什麼黨不黨。於是那個編輯先生便拿出那訓誡後生的語氣說：“人做事，總要看看時勢，不要太使性。這就是所謂識，識與人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真的，這位編輯先生真可謂識了，現在已居然拋了編輯的苦生涯，坐上他的從識而獲得的寶爵上去了。識時勢者為俊傑，像我這樣的傻瓜真是少有的。不要說奉承奉承人家，去攜取一官半爵不會；連最時髦的革命文藝，我也不會喊。偏要一而再的提出抗議，嘶聲喊着文藝是做夢一般的。不然至少也要換過方向，閉着眼睛，謔幾聲隔靴搔癢的革命調子，或些也已有人來替捧場，稿子會馬上變成黃金，倒也可以穿起最漂亮，最時髦的西裝，挽着你的手坐坐洋車，徽館，京館，吃吃好菜；影戲院也好多跑幾次了。啊，妹妹，吃虧的就是我的個性。

妹妹，我現在問你，你有無怨艾否？你願意我長此這樣窮酸潦倒下去，在苦悶中煅煉我的藝術，

而幫助我完成我的文學；還是你願意去做官太太，或是官奶奶？更或是再次一等，不愁衣不愁食的時髦的文人，你是就做文人臂膊上的女人？更或是更次一等的商人之婦，有汽車坐，有大菜吃？我是一切聽你的指揮，因為我是愛了你了，願你明白的告訴我，我就轉換我的方向。這許是侮辱你了！但這樣的來問你，而固有所侮辱了你，那末，我就對你伏罪！

待罪的人。

我現在來向你伏罪了

安琪兒，啊，我底：

這幾天真弄得我要命，那一天不在外面跑呢？你覺得跑得倦嗎？因為跑得太忙了，就擱着不好寫。但是現在我來向你伏罪了。的確，我太不細心，不是你明明向我說過：“你要在這樣的苦趣中，完成你的文學”嗎？我的安琪兒，算我說錯了，願你寬恕着我吧！啊，我是向你伏罪了！

你提出來的意見，我也很贊同。但是這一個問題，却是難解決的，到那里去做工呢？在上海的工廠當然是多極了，可是我們都不熟悉。關於你提出的要出去做工的理由，我覺得要加補充與修正。你

說：因為生活來得太沒有辦法，看我一個人天天埋了頭寫，太過意不去。而且這樣很有礙身體。我覺得你所說的，只能供我惶然，你的愛我，真是無微不至！但這是不要緊的，我是愛你的，我為你死也不惜，還管得到什麼身體不身體？果然這話是非常矛盾，正因為愛你，一定要當心好身體，但我總覺得爲了你，……啊，如何說呢，這樣的話，自己也覺得太不合邏輯。總之，你提出這樣的理由，我覺得並不十分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說，婦女的生活應有獨立的精神，不要像舊女子一樣專靠丈夫生活。但妹妹，你須明白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在嫌棄你不會替我賺錢。我這樣說，是含有兩個意義；所謂不要專靠丈夫生活，他方已含着經濟支配的意義。本來的女子，她是一方面仰給於丈夫，他方面就爲丈夫所奴隸了，她在經濟上是沒有支配權的。總之一句話，過去了的她們，是過着長期的賣淫生活，象養於男權之下，供給丈夫做性的玩物。固然我是不相信，從經濟上就可解放女子，至少比經濟有更重要的在，就是所謂教育與貞操，尤其是教育是更佔重

要地位，但你沒有受到充分的教育，……這倒也不打緊，多少你是受過一點教育了，你應該運用已受的教育知識與天賦的聰明，再走上職業之途。你本來是女工，我所愛你的，也因為你是獨立的人，但這却不能不歸罪於我，我們結婚了，就使你離棄了職業。妹妹，我全贊同你的提議，有機會當然你再去做工去。

這裏我發現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是男女的地位問題；第二個就是戀愛問題。平常我們却從沒有想到過，現在却很自然的想到了。我想這兩個問題，的確有討論的價值。現在趁這機會，也向你說一說。

你的家庭是一個封建家庭，當然裝滿了封建思想。而且你的父親是一個紳士兼宿儒，在他的腦筋裏，當然深印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聖語，並保留着古香古色之風。那末你的不能受充分的教育，是當然的事。這當然絕對沒有理由，假使你要問：“那是為什麼呀？”我就只能這樣回答：“你就是為什麼！”但是考其事實，也自有他的歷史背景。女人

是男子的屬物，這是經過幾千年的歷史，而已無形中認為是當然的事。所以女子總給男子玩弄，而且還造了許多束縛女子無論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教條。這‘女子無才便是德’，便是約束女子的精神的教條呀！我們從這點上可以看出男性的聰明，他們和共產黨徒一樣聰明，會運用文化政策。的確，一切是以教育為中心，人類的進步，也全恃教育的力量，所以男性在教育上也不肯予女子以相當的權利。我是一個提倡教育中心說的人，所以對於婦女解放問題，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從教育上做去。你的不能受充分的教育，自然是你父親的罪過，但這罪過，果然完全是在你父親一人嗎？這是無論如何聰明的人，都不敢斷定吧？

因為男女在地位上是不允許平等的，所以女子的什麼權利，都是被剝奪了。在戀愛上女子的犧牲更大。嫁豬屬豬，嫁狗屬狗，這是多刻薄的話呀！而且又多沒有理呢！女子在婚姻上的地位是非常窄狹而低下的，但反過來男子的優越，又未免太使人覺得肆逸。以前的不要談罷，就以現在自由戀愛

最盛倡的時期，女子在戀愛上是可以抬頭了，還有這樣可笑的事會發現，就是尚有輕重之分。以我們的戀愛來說，當時一般冬烘如你父親一樣的人的反對理由，當然是爭着歷史的不成文法，男女婚姻，須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時髦一點的反對，就是因為你是一個女工，我是一個大學生，似乎不配。以為我是降格以求，太失身分！妹妹，這種話真來得可笑！也太可痛了！男女的身分，如何稱定的？這個問題，假使有在隨便多少的時候，以後甚至百年，千年，萬年以後，能有人會答復我的，我就倒過我的年紀來，便跟着他去做學生。但這却是非常普遍的，以為男女的戀愛，一定要有相當的身分。我果然也相信，男女的結合，要互相契合，雖然沒有所謂條件，至少也要談得來，我却不知道，在談得來以外，還有什麼身價？老實說最真實的戀愛，就在能相互了解，而超出一切條件，假使我真的對一個人發生愛了，就是這個人是在社會上認為最卑下最卑下的人，也是不要緊的。但是，我的芹，在我們當時却有許多人反對着，尤其是輕視我！——不，

不只是輕視我，直接輕視我，簡接就是輕視你呀！

最近弟弟出來，在他的口氣中，聽得出在我的鄉里，因為得知了你的身分，知道你是女工，已在非常的物議了。尤其家庭對我更不滿，因為我解約了他們所滿意的她，而愛了你。妹妹，我真痛心得很！社會竟是這樣的喪心病狂嗎？妹妹，啊，我的最親愛的，如何說呢？……社會！……喪心！……病狂……啊，我們是受夠了！我們還要忍着嗎？

關於這種痛傷的事，真是多極了。不過不是我們親自受到了，才輕輕的都放過了。本來社會上何嘗有女子呢？在人類中一半的女子，在男女看起來只等於一排什麼東西。妹妹，女子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東西而已呀！猶如我母親說的是方便方便的東西。在你們的鄉裏我是不知道，在我們的鄉裏有這樣一個故事，你大概已聽見小弟弟等說過了。

從前有一個神，他是專門管造人的。他先捏成了許多男人。但是他看，世界上都是男子了，使男子覺得非常不方便，而且也十分無趣味，於是他便又替每一個男子，捏了一個女子，使他們配合起

來，於是有夫妻了。

這是我們鄉間個個人知道的一件小故事。當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到母親和祖母講的。從這個故事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女子並不是世界的主人。男子才是世界的主人呢！我們當然不會相信這故事是真有的事，但我們至少看出造這故事的人的苦心。總說一句話，男子爲要保持其侵越的權限，就不惜苦心孤詣造起許多騙人的話來，在多方面想完全征服女子。結果，果然奏了極大的勝利，一直到了現在。妹妹，啊，我的最愛，到現在的我們還親自受到了。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些懷疑，這到底是爲什麼？我記得那時我還不過十歲左右，在我的南鄰，死了一個青年的男子，那個青年的女子便變成了寡婦。那時寡婦不過二十歲多得不多。男子死過幾年，她還很安分的守着，她的名譽是非常好，一般鬚鬚一把了的老人，都在頌揚她。但結果她突然跟了一個男人走了，於是一般人又變了頌揚她的調子而在咀咒她了。她的事是如此。東鄰一個少年

的男子，死了一個青年的妻子，他想終身不娶了，便有那許多鬍鬚一把的老人勸他再娶。這樣的事，未免太好玩罷。真的要長此把這樣的制度保存下去，世界上一定要須有一種後備女人，預備死了妻子的男子去討。不然那里來許多女子呢？一個女子是只許有一個男子的。有過一個男子以後的女子，無論如何不許有第二個男子了。妹妹，我覺得這個女子發出這樣的問題，是很應當的。但她畢竟是被人認是癡了。

那個女子就是幫我們來耘草的。我們都叫她癡娘子的。弟弟們不是看見了她，都要開她玩笑，唱那個山歌嗎？我是本來不知道的，因為我從來不大住在家裏。就在今年和你一同回到了家，那天弟弟們，你呼我應的攔着她，唱起那個山歌來了：

山東草帽滴粒圓，

爲甚這樣縹緜的嬌娘不養囡？

自家老公不在那家也，

小老公不討來怎養囡？

後來我問問他們，他們告訴我這故事：不知在

幾年以前的夏天，也在我們田裏耘草，她因為沒有小孩子，覺得非常寂寞，自己的丈夫又是不在家，所以在閒談裏講起，女子為何不可討個小老公？因此便替她造了這個山歌來取笑她。她這個疑問，我覺得是應有的疑問。因為大家是同樣的人，沒有小孩子，如何只許男子討小老婆，便不許女子討小老公呢？但她畢竟是被認為是癡娘子了，因此竟也叫了她做癡娘子。芹，我的親愛的妹妹，真是弄得永遠不能得到答復，能夠發出正義的呼聲的人，便是癡的。

啊，我的話固然還沒有說完，但我已無心寫了。時候固然還不能說太遲，眼睛並不覺得要睡，但你已睡了，我看了你豐潤的肉，並聽到了前樓嫂嫂的擻榆的歌叫，我的全身也酥軟了。啊，未完的話，就明天補罷。

等明天：

我允許你補的話，我却已完全忘了，但我昨天的情形，還能記得很清楚。時候是還沒到十點鐘，夜是非常的靜，夜夜的偷米吃的老鼠，却已出來了

好幾回，電燈光是黃黃的發亮，照着我在寫；筆頭落在紙上，沙沙的發響。你是把兩層衣服是完全去掉了，美麗的肉，好像是啤酒一樣的把我醉了。而且前樓的年青的嫂嫂，已經摟了她的年青的丈夫睡了，不時發出慍愉的歌叫；我是如何的，難於把狂跳的心抑止下去呢？妹妹，我也貪戀着你的豐潤而白美的肉了！啊，我的妹妹！我的心肝！我要抱你接一千個，一萬個吻！

筆是不得不停了，我是投進了你的懷抱，像歸巢的晚鴉。妹妹，你抱着呀，抱着呀，抱着我直到現在。窗上已從昏昏的經過了魚白色，現在是發了紅。妹妹，何等甜美呀！你抱着我——直到現在！

妹妹，再給我一個吻！看我，已張了口了。

你的順臣。

眼淚的享樂

芹妹：

我也覺得日來的精神太不好。你說我講話，非常零粹；也非常紊亂。是的，我也知道我的精神非常不能貫注，說了後的，就會忘了前的。所以，我想如果生活給我有一個穩定，我決計放了筆來休息一下，天天寫字，的確使人疲乏的。而且我近來做事，也摸不着頭腦。最好笑的，昨天早晨從床上下來穿襪，一雙襪已拿好在手裏了，却拚命還要去尋。就如今天，我們出去玩，原來的目的是上法國花園，結果却不知跑到了什麼地方？還是你說了：“不到法國花園去嗎？”我才覺我是走錯了。這真不

是好現象。

我們久沒有到法國花園去了。當然我們自己買不起票，向人家去借，借的回數太多了，也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你幾次慫恿我去借，我偏幾次拒絕着，全爲是這點。這真太糟，我記得在未開放以前，我們還可以天天進去，因爲我還有一套整脚西服；而你是女人，又不在禁止之例。如今是開放了，却關閉了我們的門呀！說什麼話，橫豎有了錢就會開的，不過，苦了無錢的我們罷了。確實，兩個人至少買一張票，一塊大洋錢；一塊大洋錢，不就可以買我們十天的米糧嗎？而且兩個人買一張票進去的時候，還是很胆怯的。記起了我們那天，向朋友處借來了一張票，你先進了去，轉到一個僻靜的園角，把票子從那面給了我，我再轉到大門進來。——這是我們慣用的方法，就是今天進去。也是這樣。這樣真心裏有些害怕，自從那天看見了這件事以後，至今也不十分大胆去。不是嗎？我們那天坐在那湖的邊上，正是很起勁。水波微微在震動，游魚也似乎異樣的活潑，因爲藍色的天上時有白雲飛過，牠

們當是伴侶了，來回的追逐着。湖邊的垂柳，倒印在湖底，也是隨風搖曳。我們因為久處繁華的上海，見不到一點幽靜的趣味，這樣我們彷彿捉住了詩境一般，你也靜靜的想，我也靜靜的想。在想的時候，還大家舉着眼睛，互相望望。你想的是什麼，我當然不知道，我却是忘記了那天天鬧着的米，油，柴，正虛構着的詩篇。忽然那個直挺挺的青色制服的人，舉起了鄭重的皮鞋腳走來了。這當然是一個被餵養着的人，苛刻點說是小狗。我的經驗自然比你足，因為我在上海灘上混着的時候比你多，一見就知他是查驗遊客的人。雖然我是自從法公園賣票以後，還沒有完全明瞭他們的組織，但為防避萬一，就拉了你，從我們的靜境裏走去了。走了一個圈子，到另一個地方，果然看見一個像我們同樣偷漏進來的遊客被查到了，這情形何等狼狽，一把領頭，像犯了什麼罪樣拖去了。我們看了，我是很心驚。你不知也這樣嗎？但我推想起來，你也很心驚，不然為什麼你會低了頭拉了我的手走呢？妹妹，以後的情形如何，我們自然不知道，但是聽到人家

說，罰了一文錢就可以出來的，不然就到幽禁室裏坐幾個着，那末，想起來他們不罰錢，就是坐幽禁室。有恆不是來講過嗎，他有一天同一個朋友被查到了，當場罰了一塊錢。真的，假使這種事情，輪到了我們，如何辦呢？趕了出來，倒也不要緊，失面子我們窮人是當然的事。最難的就是一塊錢，我們的身上，是那一天有一塊錢的？就或偶然有塊把錢在身上了，但是這塊把錢也不會是閒錢，假使是閒錢，也會去買一張票了。不買票，那末，九角錢去補的一條破褲子，也該去拿了。算來也不錯，能夠跑公園的一定是闊人，或是閒人，像我們這樣天天有窮忙的人，吃飯也來不及，那裏還有閒情逸緻去跑花園呢？而且像我們這樣的進去，也的確覺得不舒齊，心裏時時像有一樣東西的。慌慌亂亂，究屬看得點什麼東西？享樂只是有錢的人的，窮小子如我們一樣，自由只有饑餓的自由，已經有人道過了；但享樂呢，也只有眼淚的享樂，妹妹，這是我的窮發明，別人看了，一定是要發笑的。

現在我想想，真是有趣，但心裏却還有些發着

顫。啊，妹妹，真真顫得利害。寫字的筆也顫了。真的像是在公園時候一樣。妹妹，假使是這樣的話，現在我們當然已經安然無恙地出來了。假使今天我們也給他們查出來了，那我們怎樣呢？只好跟了他們走上幽禁室——也許是牢獄，去坐一回了。要是不願意呢，只有再把那贖取不多時的戒指再當。把你暫時押一押；或把我暫時押一押在幽室禁裏，更或者我們兩個人像囚犯一樣，叫他們押了在馬路上游行一次，游行到質舖前，把戒指當了，再恢復我們的自由。這樣的確也有趣，橫豎我們大家都還沒經驗過，經驗經驗倒也不妨。是的，文學家最好樣樣去經驗經驗，藝術的生命才能充實，不然到底太虛空。你看所謂無產階級的文藝，不都是淺薄無聊嗎？原來因為他們是犯了這個毛病，自己是坐在黃包車裏，寫黃包車夫的痛苦；妹妹，你是希望我從窮困中完成我的文學的，那末，我願意我們更窮困些，弄得走頭無路了，賊，強盜，丐者，一切的卑賤的事——自然不是我說的——都去幹一下。像現在尚有幾塊錢一月，可以有後樓住，也有半溫不

飽的衣食享受，究屬還是算不得窮困。

你一定又要說我，說話太零碎了。那末，就不說罷。好在我們這樣的生活，不久就可以到來，只要我的文章沒有出路。但，好妹妹，這也不可強求，只能像已宣判死刑的人，伸長了頸項，望着這一日，生命的最後的結束。你，我想你也不要去做工了，做工也是不容易的事，比做官一樣難的。

啊，窗外的秋風，吹得沙沙發聲，落葉像在地上跑起來了。妹妹，你的秋衣已經有了舊的，可不要做新的了，可是我有何辦法呢？西服做了三年了，還沒有換過。從前倒還有錢去洗洗，今年連洗的錢也沒有了。而且褲子已破爛了兩塊，九角錢去織補，在兩月前就拿去了，直至現在還沒有拿來，因為總省不出九角錢來。前幾天已經省出了六角錢了，因稿紙沒有了便去買了稿紙。當然稿紙比任何事都重要，文章寫不上稿紙，擺在肚裏是不會變成錢的。啊，我為這條破褲非常擔心，因為沒有錢去拿，常常怕補衣店，失慎火燒。假使，真的補衣店失火燒去了，今年的冬天，如何得過？但是，天哪，

還算我有幸，天不予我以絕路，妹妹，那天我們特地去訪訪這補衣店，還是無恙的存在着。啊，芹，我愛，想起那天了，爲什麼我那天，走到這店門前，像煞店裏的人在對我望呢？妹妹，不是他們會認識我嗎？認識我是破褲的主人嗎？

我是死也不願意講到素菲了。所以你這幾天催我把素菲的事講完，而我總用許多話來撇避。當然，東一講，西一講，拉拉雜雜，講長了別的，你是不有多的精力要看了，我是馬上可以暫時停止，可以牽延到下一次去。但現在我却因爲想起了破褲，便聯想起素菲來了。我已說過，我的西服是做了三年了，對的，我新做了那套新服，就配上了她結的繩衣，在那天的遊藝會上穿的。與素菲擁抱，這套新衣服是幫助着我的驕傲不少！但與素菲在第二年作最後的見面時，我也是穿着這套西服。如今這套衣服，褲子是已經破了，在補衣店裏，上衣還大可一穿，雖裏子已經破爛得開了花，外人還不會看見。所以我當此秋風吹着的時候，天天就穿着了，配了一條夏天穿的，秋天或者亦可穿的短腳黃

布褲。我記得做這套衣服時，我是很窮。而且天已比現在更冷了，夏西服脫了，沒有秋西服穿，便向朋友處借來了一件舊夾長袍套着。素非常常說我穿了中服不好看，所以我那時向家裏騙出了四十塊錢，製了那套西服。我的家裏經濟當然很困難，爲我讀書，收括得已經精光，黃泥田也要變賣快了。那時我向家裏迫得很緊，托着說要離開學校，走到一個公司裏去做了，應該請一次客。於是家裏便向一個鄰家借了匯我，這四十塊錢，到現在還沒有還去；因爲無力償還呀。舊年加去了十二塊錢利錢；今年轉眼又要十二塊錢利錢了。是的，那時是九月底呀，現在已八月將末了。唉，妹妹，我想起真傷心，爲愛什麼事都可不必管，就是死也願意——啊，這話已成了我的老話了。——但，妹妹，可是素菲呢？妹妹，雖然我不肯說素菲沒有良心，但素菲給我的傷心是千真萬確了！

與素菲的初戀，和失戀後的事，我已對你講述了。以爲學校被逐，至失戀，就是我和素菲的戀愛，自初戀的成熟，發展到最高度，又漸漸起伏前進，

以驅於最後的痛哭這一個期間當然是很重要的，但還沒有講過，現在我當得向你講來。但是，現在我的腦子有些發痛了，而且心裏又失了和平，且等下一回。

妹妹，睡罷！

小天使

我們是被逐了

阿妹：

昨天晚上，我總睡不去，眼前總徘徊着素菲的印象。她的態度，還是以前一樣。所以在睡下去的當初，我一定要你講你的哭的方法。——你倒也聰明，原來你哭起來，是要在我睡着了以後，所以有幾次的早晨，你的眼皮非常發紅，而在前一晚總是望望你睡下去，再望望你也睡不去。但我只當你是失眠了。——說話又要說遠了，我再回轉來說。後來你是睡去了，我還是睡不下，連連離了你下床來三次，想繼續寫下去，但總是寫不下；而且最後是哭了。那時，一個老鼠，正在偷米吃，但我也無意去

趕牠。現在還是很早，恐怕還沒有日出，窗上不見有紅光，只見有些青白色。我是已經眼睛從宿淚中睜開了。但心氣已有些和平，腦子也像清楚了許多，便再來把你寫着；恐你醒來的時候，我已寫得很多了。

我們是被逐了，在開過遊藝會以後；素菲便脫離了我的學生關係，我也取消了我做她先生的資格。那時我們純粹是一對戀愛者了。我是租了一間亭子間住起來，如癡如夢的天天期待着素菲；素菲也在我的期待中，隔了幾天，偷偷地來一回，像偷食的老鼠一般。雖然隔的天數，並不多，至多也不過一星期，有時一星期內會來二次或三次，但我總覺得時間隔得太多了，非常焦急和切迫；但她來過一次，也會好幾小時，至多也不過一日，這一日以內，當然是愉快的；然過了一日，就又要煩悶了！——簡直這煩悶兩字也難以形容！這種生活，的確我常常願意過着，現在想起來，真洋洋有味；可是現在呀，這一種有味的愛的生活，永遠逝去了，跟了素菲。就是我的年紀或者可以倒過來，回到那個

時候，但素菲我想她決不會再是我的愛人了。

在被逐的那一天，我們雖各自爲校長所逐了，我是搬出了學校，她是從此不會再到這個學校，但我們大家，却還沒有知道大家的情形。我只想她以後在學校裏是不能看到我，她也想我在學校裏是永遠不會教到她了。這我不能不佩服校長先生的手段，我們的罪狀，是在他的高妙的手段裏隱藏過了。原來他辭我的理由是因經費不敷，他是另外替我想法；他拒素菲的話是教她靜侍她的母親的病，而且學校因經費不敷要關門。的確，當時什麼人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的學校的名譽，還爲他保全得好好的。學生果然腦子淺薄，一點也不知道，她們只知道顧先生是學校裏出不出錢走了，林素菲是因母親病劇不能來；先生們也同樣的相信。但素菲的姊姊，接受了校長先生的告訴，要她把妹妹，多照顧一點，後又問明了那個素菲的同學，於是這事乃大明了。在大明的時候，我向壞話，已給這位校長先生造了許多，簡接直接，送給素菲的姊姊，作種種的破壞。而素菲在此時始受譴責了。不

久以後，她的母親死了，她的姊姊，就作了她完全的主宰。我想起來，我們的破壞，或者就在此地。一邊我的壞話沸騰，多少要使素菲的愛發生動搖；他方受人反抗，大概便生灰意。妹妹，戀愛在社會上，本來不承認是一件極神聖的事的，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奸夫淫婦的私通吧了！天哪，豈不傷心？假使，我是一個世界的權威者，世界的主宰，我一定要把這世界，與這人類，完全毀滅了，再捏起一個新世界與新人類來！男女的戀愛，定為最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律！妹妹，你不過受了一次的痛苦，還算幸運的事，我的二次的痛苦，的確喪失了我的半條命了。是的，妹妹，人類一天不改善，社會一天不改善，戀愛不能自由，人的一身，只會受戀愛的痛苦！這句話我相信，隨便那一個人都不能改變的！

我說我們是被逐了，那天是遊藝會的第二天，本來我們在前一天，就在開遊藝會那天的晚上我們約定，第二天出來同攝一個影，因為第二天是休假。我們的約定，她先來學校，同一個女教員先出去；我再同徐先生來，地點先到一個戲院。這個女

教員，和那位徐先生，我早已對你說過，是極力助成我們的戀愛的。但是第二天，時間該是她到學校的時候了，那個女教員已預備好等着，我和徐先生也在學校門前時時探望。尤其我更來焦灼。而且這是最好的時候，校長先生已出去了，別的人又都沒有。可是，芹，終究是成了空望！太陽到西山去了，最後這世界是全盤交給了黃昏，她是終於沒來。我又心痛得哭了，徐先生和那位女教員，也非常為我喪氣。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只有再等明天。啊，芹妹，我是又等着明天了，暫時放棄了我的失望。

已經又是第二天了，這時天光很早，我已出來了，我因睡不着。吃過早點，我是刻刻走到校門外去，像昨天一樣的作探望。這一回那位校長先生，從校長太太的懷裏，走向學校裏來了，見了我很客氣的點了一點頭，說過一聲早安便道：

“顧先生，你有事要出去嗎？這幾天煩勞你得很！我想有件事要請你來商量，假使，你沒有事的時候，就請你到辦公室來一談。”

“哦，”我答應着，走到校門外立了一刻，望了

很久，才又走上校長室去。

妹妹，校長要和我商量些什麼，我當然是不會知道。但妹妹，你可猜得到嗎。啊，妹妹，大概又是命運吧？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我是被逐了。

當我走進校長室，校長先生，頭是低低地在沉思，一根雪茄烟，在嫵嫵地噴着青烟。我一走進去，他忙讓了座，端了一杯茶過來，並開了一罐瓜子。他知道我是雪茄烟不吸的，香烟也只會應酬，於是他授了一枝美麗牌來。

“這幾天弄得真倦，顧先生一定很辛苦了！”他開始談話了。

“還好。”

“顧先生——”他忽然停了，似乎不好說。

“什麼？”

“啊，”說完又微笑；“真叫難說。”

“有什麼話，儘管說又何妨。”

“只為的本校經濟太缺乏，弄得沒有辦法。”

我是不說話，聽他如何說下去。

“顧先生對本校，當然是很熱誠的，非常感激；

而且顧先生是一個少年作家，願意屈就本校，更覺光榮之至！但却力不從心，使顧先生很難安然於生活，幾月來非常的使顧先生感着疲乏。這實在對不起得很！現在呢，我想這樣的苦留顧先生下去，決非兄弟所樂意的，所以我要請顧先生接受我的請求，成全兄弟的苦心。我要把顧先生介紹到一個較好的地方去。但是冒失得很，事前沒有來徵求顧先生的同意，還要請原諒。他說到這裏，兩個眼睛望住了我，不說下去了，當然他是看看我識勢不識勢。但他的面孔還是微笑着。

自然我並不是馱子，而且又熟知他的脾氣，他是一身虛的，所以我也就很識勢的帶笑着說了：“校長先生太客氣了，我不過是一個蹩腳文人，有何可譽的地方。幾月來對貴校實在太無建樹，心裏非常不安，本想辭職了。而且擔任了學校功課，對我的創作十分妨礙，我也要決意辭職，專心去從事我的創作。校長先生說的，另外的事，請爲我辭了去罷！”說着我是辭走了，他還要留我再坐。而且他還說，他這天不忍把我就走，預備爲我餞別。

妹妹，你看這位校長先生，何等圓熟呀！他却可以做一個人了！原來人類整個的都戴着一副假面具。真實的人，就是癡子。我這無聊賴的文人，本不足貴的，只能到處受侮。唉，妹妹，我真痛恨！妹妹，告訴你罷，當我初進校的時候，這位校長，的確待我不差，極力頌揚我是一個少年作家，在學生們面前自誇誇人，以為自己的學校裏請到了一個少年作家了，這是多光榮的事。當然他那時尊重我，拚命捧我場，反正就是為他的學校，我是暗裏做了他的學校的招生廣告，可多一筆收入。但當我被逐以後，却又變了他頌揚的調子，而在學生們面前吐罵我了，說我是流氓，說我是革命黨。妹啊，那時說人是革命黨，和現在說人是共產黨，一樣有效力。妹妹，他在這時這樣說，反正也為捧他的學校呢。為何？你想吧，我是不必多說他了，真是覺得不值得。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我是決然搬出學校了。本來我當時就想搬的，還因為希望素菲來，所以遲遲其行。芹呀，我的親愛的，我於此時更想素菲，我的

眼淚時常在眸子裏滄淨着。但是，到午后我是不願再站在學校裏了，給校長先生看了以爲尚有留戀，未免太可恥。果然，他能知道我所留戀的不是學校而是素菲，那我當也值得，而反覺得我的榮耀；但被人誤會的時候真是死也不能表白的。我搬出了學校，就去在離校不遠，離素菲也不遠的地方住着，搬出的時候，留徐先生在學校等素菲，恐怕素菲會來。那個女先生也留在學校裏。校長先生那天也是終日在校，似乎在探視我的行動。這一天的午后，當我出校不多一刻，素菲固然是來的。而且還經過校長的嚴責。幸好她聰明，托着事對付。但看我不在，也旋去了。校長還親自送他出來，替她叫車子送回。他是似乎知道她是來尋我，又恐徐先生告訴她我的事情。在這種嚴厲監視的情形之下，雖徐先生想了許多方法，也無法和他說話，告訴她我的事，只能在眼睛裏示意。實在她那時，已先我一日而被逐了，——就在遊藝會的第二天，接到校長親口的訓令了。不來赴約，就因爲受了這刺激，有些不安。她會不到我快快而去了；徐先生也就來報告

我這件事。妹妹，我又多難過呀！

入晚我實在耐不過我的難過，想法和那位女先生一同到她家裏去了。她看見我們去是跳了出來。看她的樣子，有點愉悅的喪氣。看了我更似乎要哭出來，握住了我的手。那時她的母親已病得很厲害了，姊姊是不在家，家裏除了她以外，只有廠裏的技師，與傭婦。她就同我們出來，走到我的新居，臨走的時候，她的母親叮嚀她早些歸去。她一路上和我講的話，完全是說校長先生對她說的話。並二日來的她的心境。我記得那時我們有這段話講也抄你一看。

她說：“校長先生那天來家說了這樣的意思以後，又和姊姊密談。後來姊姊，便千方百計來向我問話了。這時我已有點猜着了。但我並不知道你也會這樣。然而今天我來校，覺得學校裏，另有一付空氣，很頹喪的，你是不在，而徐先生是這樣的做眼色。那時我也想着，你也一定有了變化。”

“徐先生說給我聽，你是來校的。”我說。

“昨夜，我的確做了一個夢，夢見你是離開學

校去了。這的確是一個惡兆。”

我是講不出話，只覺得她是何等可愛呀。

“但是”，她繼續又講；“我並不料到你會來。只是想你，你去了，一定會有信給我。”

“我那裏願意就離了你去呢？”

“這有什麼要緊呢？分離了我們是可以通信的。有時你也可到上海來。”

“這究竟不大便當。”

“那末現在你不回去嗎？”

“是的，不預備回去。”

“那也好，我可以常常來看你了。”

這一段話，我們是在車子上談着。她是和那位女教員同坐着一輛，我是一個人坐着一輛；兩輛車子是並着前進。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那位女教員也常常想出幾句話來，打趣着我們。最有趣的一句，我記得她說：

“顧先生現在一個人住起來很是冷靜的，素菲應該伴着他住才是。這樣明年我好吃紅蛋了。”

素菲聽了她的話，臉上漲得通紅，在電燈光

下，我是看到了，但她不作聲只兩個烏黑的眼珠，望望她再望望我。妹妹，你想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我是覺得多少傷心！我和素菲的紅蛋，如今還沒有給這位女先生吃成呀！而且她也沒有知道，我們的結果，如今是變成這樣了。妹妹，假使現在我和你，去見那位女先生，我相信她看了你一定會說：“素菲你現在長大得多了！”

這一個晚上，素菲在我的新居，坐了很多時候；我送她回去的時候，夜已很深了。我們在新居，有一個時候，只賸我們二人了，我們又開始接吻與擁抱了。啊，想起了，我是從沒有告訴過你，妹妹，我的芹！這是笑話，這大概我們大家沒有經驗罷？我記得我和素菲接吻，自始至終沒有把舌子舐到嘴裏去。這一個晚上也是這樣。

頭發痛了，等下次再談。

你醒來時身畔少了的人

不把舌子放在嘴裏的接吻

好人：

大概又有三天了，不給你寫一字。我真壞極，提到了素非，總會幾天不開心。這幾天我實在覺得……啊，妹妹，不要說着了那些話，老是這樣，你也聽夠了，我也寫厭了。『最希望我今次把她的事，能夠完全寫下，用足一次的悲傷，省得多提着她幾次，就多痛幾次；索性把千萬次的痛傷，併作一次酣暢的痛傷吧。但不知能夠做到否？還是要說下去看。萬一痛得耐不住了，還是要等下次。

在被逐那天晚上，我們不把舌子放在嘴裏的接吻，接過了又談了許多話，來了好多朋友，來慰

問我。實在我也用不着他們來慰問。我並不是他們來慰問了我，反不感激他們，真的，我的一切的怨恨，愁煩，完全在索菲的不把舌子放在嘴裏的接吻中，化作烏有了。來的朋友，當然都知道我的事的，但却有好幾個朋友，還沒有認識索菲。像趙先生就是我們蜜月上海，在徐先生家打麻雀的。那個但是聽說現在他是死了，啊，真是人生如夢了！

“這就是索菲小姐嗎？”趙先生第一個就問。

我對於趙先生這一句問話，簡直不知如何回答。這並不是我的不會說話，我實在覺得太驕傲了說不出來。而且也似乎有些難為情。索菲是更要紅臉了。自趙先生這句話問過以後，大家當然是要聽我的答話，不期然而然的都靜着。好久我的話說不出來，於是徐先生便大笑了。

“也”，徐先生笑着說，兩個眼睛，看了看索菲，又看了看我；“老顧也會紅臉的；怪不得索菲紅臉了。”這時他轉向趙先生去了；“密司脫趙，這義務我來盡了吧，這確是索菲小姐，（指着索菲，轉過來就點我），這又就是索菲小姐的——的什麼？就

可不講了，你也聰明人。”

於是大家都笑了，素菲只低着頭，坐在我身旁。徐先生本來很滑稽的，這時的態度更滑稽。我那時更似乎驕傲了，啊，我就是徐先生所說的，素菲小姐的——芹妹，你想我那時是素菲小姐的什麼？

當然，世上的人，誰都不是嬉皮笑臉的，歡喜說玩話？“老徐盡了這樣的義務，老顧自然也會請你多喝一點酒的。”這是朱君說的。說着把大拇子翹了一翹，眼睛霎了一霎，接着拍的一下，向徐先生的肩上撲去了。朱君是你沒有認識過。他是一個剛直好俠的人；也是素菲的先生，和我非常要好，對於我們的事，也有許多幫忙的地方。可是他性子因為剛直而有些粗暴，做起事情來，有許多地方不比徐先生細心。他也是那位女教員的同鄉。

“不錯，我老徐，老顧要多請我喝一點酒時，你老朱至少也會要多喝半點了。”徐先生還答了一句話以後，頭搖搖擺擺的擺動着。動一個不止，素菲便笑了。

“對哩”，那位女教員看了素菲笑了便說：“素菲也覺得好笑了，兩位先生爭酒吃。但我不想吃酒，却想吃紅蛋。”

於是滿堂大笑了，我和素菲只覺得有點窘。另外一個朋友，就在這時候也插嘴着說了：“真是快事呀！孤獨的少年文人，從此是唱着勝利的戀歌了。”

妹妹，我對他們這種談話的回憶，只有眼淚。過了一陣子的哄吵，大家平靜了一點，我便去走到弄口買了一點小東西來嚼着助興。這是我搬到新居的第一個夜，就演了這幕喜劇，這當然是何等歡慰的事！試問那一個人，換一個新居，第一次就有這樣的事？但是我，啊，我却佔有了。不過，在我現在想起，還是不有那件事的好，這樣是徒添了我一件現在的眼淚的回憶。

夜很深的時候，大家散去了，素菲也於此時要回去。我便和她同走到弄口馬路喊了車子，她前我後，送了她去。這一件也是有趣的事，我也要告訴你。因為太夜了，黃包車很少，我便把她留在馬路

旁，一個走遠的地方去喊車子，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浮薄的男子，便走上去胡調她。她急得呀的一聲叫了起來，我就忙應着，回過頭來走去，一個男子已穿的跑開了。在電燈光下，我看她臉上，嚇得慘白，兩隻手伸得高高的發顫，心頭跳的聲息確是很清楚。我就走上，滿胸滿肚的替她撫了一次。那時我已叫着了兩輛車子了。

坐上車走時，她已恢復了和平。她說：“上海的壞男子太多了。”

“何嘗只是上海多呢？世界上完全是這樣的多！”我說。

“你爲什麼不把這鬼捉住呢？”

“鬼橫是鬼了，捉住他幹什麼呢？”

“你不看我被他侮辱了嗎？”

“侮辱的是你。”

“我不也就是你嗎？”

自然我是有意的這樣說着，問聲我的心上，我已恨得不能止抑了。但是，我的妹妹，的確的，她也老實不客氣的，把自己認作我的了。“我不就是你

嗎？”現在雖然已變了味，在當時却是一句極甜蜜的極甜蜜的話呀。妹妹，置身在當日的甜蜜的夢裏的我，的確沒有想到有今日，她是棄我而去。而且被棄於索非的，這半死的我，最終的歸宿，是歸宿到你的懷抱之中。

走近她的家了，她是催着我回車。在那個樹底下，黑黑的影，像一頂傘，遮着我們兩人。實在我們是沒有話談，但不知爲什麼，當我驅車而回的時候，她跳下車來，要我在樹下立一刻，握着我的手。這情景又是何等甜蜜，我們是在幽默的樹影之下。十月的風，尚有些溫和，吹在我們身上。秋娘的指爪，彈着夜琴，沙沙的在樹葉裏幽咽。月光是一點也沒有，只有疏疏的星，在高高的天上；有時白雲在他們身畔經過。我們的手是緊緊的握住，但我們並不說話，同夜一樣的幽默，只是眼睛像星一般發亮。

“你走罷。”她最後又催我走了，但手並沒有放了我。

“是的，我要去了。”我雖說去了，也沒有搬動。

脚步。

芹，真是神祕極了，這到底爲什麼呢？在我們的冥冥中，可不是有神把我們牽着嗎？那末，爲什麼現在是牽不住她了？是的，我的芹，這是命運，命運是要我來愛你了，才把她牽了去，繫在另一個人的心上。

車夫催着了，我才決意回了，她又放了手，那時我們又已約定了，隔一天她再來。因爲她母親這幾天病變重了，不好天天出來。我是跳走車子走了，頭只望着她，看見她像呆了一般，儘立在樹下不動。不動，的確不動！我是看得很清楚，妹妹，並不是我現在背了她在騙你！那裏樹是可以替我作證！就是天，地，也可以替我作證，你不相信的時候，我們可大家去問着。

這一個晚上我是沒有睡着，但並不像前一個晚上的情景。

第二天，料理一點雜務，因爲遷了一個地方，有許多事，弄得很紊亂的。並且去通知了幾個朋友，告訴他們我是已經離了校了。到第三天的時

候，我又開始期待了。因為這是我們約定的，在黑的樹影下。到了時候，她是來了，穿着一身家常御用服。從這一身衣服上看起來，她的確是很忙，是偷閒出來的，而且又是很辛苦。這一天來，她向我哭了。她哭的什麼？妹妹你想還有什麼？原來，她姊姊已完全知道了，因那個她的同學，趁機自造了些謠言，並搬了些校長先生說我的壞話，在她姊姊面前開始挑撥着。同時校長先生又已幾次訪過她姊姊，要她防止素菲上我的當。她處在這種境地真是難過死了。她從此次走後，直到我回家時，再來送我，大概陪着三天。

我此次回家的任務，是為籌劃經濟。當然，我是失業了，以後的生活，無法維持。賣文章又是爲了愛，沒有心去做。我一共回家三星期，出來的時候，已是十一月初了。在這三星期內，計算起來，我寫了她十多封信。她也有信寫我。看她的信上的語氣，實在無時間寫信，因為母親的病，更變劇了，所以只接到了她一封信。但過後知道她寫一封信我，還何止這個原因呢？我給她這樣多的信，她是只接

着我頭上幾封，她因此望得我是發憤，以為我是變了，真的家裏有了老婆，就想不到她。原來我的信，都給這個吃信鬼代收去了。這事我來滬後才知，當我一跑進門，老丁就向我說：“啊，事情真糟糕。”老丁那時來和我同住了，因為我一人覺得太寂寞，他橫豎也失着業。

我慌得一跳，不知有什麼變故了。我也只為收到了一封信而對她有些……有些什麼？我真說不來。不滿？懷疑？悲觀？我竟說不出是怎樣，只覺得心裏有些異樣。我慌了便說：“什麼？”

“你再不來，恐怕要僵了。”

真急死我，他還是不肯明言。實在你也知道的，他的脾氣是這樣，有些發頑。經我幾次急問後，她才明說，她是一封信也收不到的，都給那個同學是代收去了。這事他是怎樣知道的呢？因為這吃信鬼把信代收去了，先給學校裏的人看過了，再交給她姊姊。徐先生探聽了來，才告訴他的。這事在素菲，雖然也有點覺得，因為她姊姊在她面前時常說閒話，但決沒有料到是我的信被竊了。自然，她真

的知道了，不想方法要在原收信處收到信，一定也會給我緊急的通知，停止寄信到舊址，要改換新地址了。

我出來的日期，也有信通知她的，叫她當我出來後第二天來看我，因為有吃信鬼作亂，我知道也收不到了。真的，事實給我證明，那天她固然沒有來。於是到晚上，我寫了一封照舊方式的平信；和一封快信。還有一封也是平信，但是封面上寫了另一個花樣。三封信同時向原址寄去。就在寄信第二天的早晨，那個吃信鬼，固然又玩把戲起來了。並且說還有一封快信，和換了花樣轉某先生的平信，大概也是顧某的，但是確不定，所以沒有扣留。徐先生得到了這消息便來問我，還給我那信看，啊，我真覺得吃信鬼的本領了。

在重約的日期，素菲是來了。三星期多不見了的她，真出我意料之外的發瘦了。而且說話也變得淒苦了。但我一時看不出她，還是因為久不見我了，見了我才撒嬌；還是什麼？妹妹，撒嬌果然也有些，但實在還是因為她母親的病日見加重，她是累

得苦了。

“你在家裏，大概是很快活罷？”我們一見後，她第一句就是這樣問我。她問這句話，的確是有用意的，真的固不出我所料，她是懷疑我變了。

“菲妹，你的話真有骨頭。”我就笑着向她說：“這你不要太冤枉我了。在你的身畔發生了鬼，我早已知道了，怎麼你還沒有知道呢？”

她的伶俐真伶俐，知道我的話，也不是憑空來的，於是就變了調子說：“這種鬼那個人會去防得？”這句話也說得非常滑的。實在呢，她還沒有知道是什麼鬼。妹妹，啊，她還沒知道這鬼是吃信鬼呀。

那時徐先生也不等我說，已說着這件事了，看她臉色的轉變，似乎非常發怒。而且也似乎泛着愧色，以為不該責備我。在那天我們也只閒談着一些事情，時間也並不多。雖然久不見了，我們大家想多談些，但事實却是不會允許，她的母親病在家裏，她是很不放心。為這原故，我也不忍多留她，讓她走了。但是一去真使我急昏。妹妹，並不是過度

的形容說，望得眼睛是穿了，心是碎了。這的確是實在情形，當我們的事發生了，你被你父親趕了下鄉，三天不見你在我眼前走來走去，我一得到你的消息，會便趕下鄉來看你，爲的我的心也是碎了，眼也是穿了。此次素菲去了，雖然隔得很近，但却望了半個月多不見來，又如何不會……啊，芹呀，你替我想着好了。……

這次再讓我停筆一下罷。但並不是因爲傷心，實在因寫乏了，要玩一回。同時恐怕寫得太長了，你看起來會生厭。還有今天的報，尚沒有看，也應該翻一翻，不知道我的東西登出了沒有。妹妹，我是等了幾天了，一篇稿子寄了多時了還沒有登，退又不見退。下個月的生活，全繫於此呢，我何等擔心！

靈

誤會的眼淚及以後

妹妹呀，我的妹妹：

我好像記得上次是說到：素菲一去，望了她半個多月不見來。啊，事情真有這樣使人失望！但是我只能，啊，只能……怎麼樣呢？我是愛她的！妹妹，我知道你一定會說：這樣是變了！但是妹妹，變的是什麼呢？我知道你決定是猜錯了。一定的，妹妹，不是你在想：素菲是變了嗎？但是妹妹，我的愛人，告訴你：你是猜錯了！真的，你是猜錯了！

是的，望了她許久不來，我是像掛在懸崖之上的不安。我也十分疑慮是變了。果然，我這疑慮，自己也不大信任；但我也決不相信，她的母親的病更

有變化，使她竟忙得不能抽身了。我只是疑慮，莫明其妙的疑慮。這是何等拙笨的事呀，我曾寫了許多字，一類是否決我的愛的字；一類是肯定我們的愛的字。我是閉了眼睛，去隨手瞎摸。但我想起來，這並不是顯得我的愚魯。我的確承認不只是我，世界上的人，隨便那一個人，都不會認清自己的事的。最聰明的，也都這樣的在閉了眼睛在碰巧呀！我也自己不相信我自己這個方法，可以告訴我，她真的是我的嗎？但因為她不來，還是不來，所以我去問過比我聰明的人，就是測字先生了。但這結果，不也是使我失望嗎？不要說她還是不來，竟是我寫去的信，也如送上了無人的荒島，去了隨便多少，也沒有一個，甚至半個字會，飛到我的眼睛裏來。所以我這一次，無論如何要去親自看她一下了。這時候還沒有到十天，至多也不過九天，那天雨是下得很大，簡直有透不出頭的樣子。去的時候，是將近晚天了，又已等過了整整的一天。這計劃本來我早就決定了，但一直為希望所騙——也許是明天要來了，所以直至第九天才去實踐。

我是坐了車子，心裏帶了恐懼，一直望着她的家走去了，走到她的家門，使我發了一跳。望上去空氣似乎很陰暗，而且非常頹傷。一個傭人，燒着白紙，紙灰飛上天去。妹妹，這是何等情景，不是有了死人的表示嗎？啊，我心裏又跳，又淒，不知要怎樣！啊，天哪，我要怎樣？

“先生，你要找那個？”那個傭人就向我來問了。因他看我像是要找他家人的。

“小姐在家嗎？”

“那位小姐？”

我那時就知道，素菲的姊姊是也在家。因為她家只有二個小姐，除了素菲小姐以外，只有她的姊姊了。我那時心裏更是恐怖。我是已經知道，她是現在聽了校長先生與吃信鬼的挑撥，正在嚴厲着監視我們，但我又不好就退去，只能寒寒的說：“寶珍小姐。”我不說是素菲小姐，恐怕傭人不知她已改了名。

“寶珍小姐嗎？在的。先生請到裏面坐。”傭人很客氣的。

“我就在這裏等着了，你去替我請她出來，我有話要和她說。”

傭人替我把素菲請了出來，談不上幾句話，她的姊姊已隨脚跟了來了。但是這不上幾句的談話裏，我已盡行消除了我的苦思與懷疑，並且還知道她母親並沒有死，燒白紙是爲祀神。但是已經沒有多大的希望了，大夫早已拒絕了診視。我們談話的時候，我仍然坐在車子裏，因爲地上太濕，一雙新皮鞋，捨不得在泥裏糟；又因天還在下雨，車篷張得很好。她呢，一雙一團泥的皮鞋，站在污泥中，頭透在我的車篷內，眼淚汪汪的，似有無限悲傷。本來我想趁勢給她一吻的，就在車篷以內；但她姊姊出來了，她的頭縮了過去，轉了調子講。我也變得莊嚴了一點，像煞是一個平常的男人，談上別的。

“我望你這幾天能抽身到敝居來，我的妹妹實在病得利害，她天天念着你。”

“是的，假使母親的病好一點的時候，我當就來看她，還是如此呢，我真是無法抽身。只請先生代我安慰她了。”

這自然是我們的過門話，但我看她姊姊，也早已猜到十分了。過後素菲告訴我，那天晚上，她姊姊向她盤詰了好多時候。說了這兩句話的時候，我已催車夫拉動車子走了，向她點了一點頭，她也點一點頭。真的，我們這點頭，並不是普通別了的點頭。我們這點頭。至少含有這種意味：我們的話是不能繼續了，願下一次有更好的機會來談談。我坐在車上，從車蓬的破孔中，回頭望望素菲，她是徑直走進裏面去了，而她的姊姊還挺挺的立在原位置不動，似有非常的疑慮。她和素菲，完全是一個樣子，不過比素菲胖一點；年紀自然大得多了。素菲告訴我是已經近三十歲了。她還會吸紙烟，半段紙烟還在燃燒。

這次的訪問，可說完全使我安慰。自此次訪問過後，我依然念着她。實在使我放不心的，就是她母親的病。因為她母親有事，就要累到她身上了，所以隔一天我又寫信去探問了。最初還不要緊，時日過得長了，大概又有五天以上了，她自己還不來，信又沒有，我又急慌了起來。但我並不是有從

前的疑慮，只是心中害怕，想來她母親的病是沒有起色。這一天早晨，我很早就起了身，把隔夜寫就的信，送上郵局去快寄。寄信回來，在馬路上，撇面就遇見了她，她的臉是更累得瘦了。而且似乎還沒有洗，很敗落的樣。她望到我只點了點頭，並不說話。和她同行的車子有好幾輛，臉上的形狀，都像她一樣，不過較好一點。我也很機敏的，恐怕說話不便，便也一點頭。她的車子去遠了，回過來望她，她的髮辮，全散開了，繫着麻絲。這當然是她母親死了。她也常把頭回顧我，似有話說。我悵立了一回，急又匆匆前去，她在這地方是下車了，幾輛車子也停了下來，我就靠在她很近。她等一羣人，走上了她前面，便走向我說：

“母親在昨晚上死了。”聲音的悲酸，像要滾下眼淚的樣子。

只說了這句，她又跟着去了，帶了她未落的眼淚；我呢，也似獸了，像木頭一般不動的站着。那是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的事，我是記得很清楚，大概不會有錯的。在這一天，我是坐立不安，我想她是從

此變成無父無母之孤兒了。她當然是上街買東西去的，我算定她買了東西回來，一定會重走這段路的，因為到她家裏，非走此路不成。因此我東西也不想吃，就或餓了，便買幾個餅來嚼就一直等在那裏。在等着的時候，我還常把新買的戒指來看着。這戒指我是預備送給她的，但並不是鑽戒。這戒指我自家裏帶了三百塊錢回到上海，那天她到我居處來過後的第三天我就去買了。因為她直至今還沒有來看過我，所以不留在我身上。前次去到她家去訪她，本想授給她，但不知怎樣又忘了，因此這次預備等着了她，除了要和她說話外，就要把戒指交給她。這樣似乎我的一段心事，可以放開了。

我現在突然想起了從家裏帶出的三百塊錢了。啊，我要下淚！妹妹，我要下淚！我的親愛的芹，當我們在家時，不是有許多債主來索債嗎？那個五十，這個一百……唉，妹妹，實在我家裏，還那裏來錢呢？這三百塊錢，都是吃了重利借來的，至少也有二分半錢利。他們來索債，果然還沒有到期頭。從我告訴你的話裏，你一算就可知道，債期是在十

月；但因去年我爲素菲，流浪他鄉不歸，年底還是留在你的故鄉過年，家裏換盡了一切收入，還沒有付清利錢，所以我一到家，他們趁機來迫我了。今年我自然又沒有錢去還利了，妹妹，大概我們今年又得避債他方了！啊，妹妹，想起了，這是多痛心的事？妹妹，我想我是永遠沒有力量來償還人家這三百錢了，除非把家產變賣；但妹妹，我却也願意，永遠做個債精，這樣我一年一度的，還會想到素菲，直至我是死了，不然恐很少機會了。不過妹妹，我對你却是罪惡！但我又有何法呢？我既愛你，我也忘不了素菲呀！

話又要轉過來說了。我在那裏等到下午，而且快要晚了，還沒有等到她走過。我自然又是發了癡了，便又發上車子，上了她的家。但我不敢進去。當我在她家附近，一個圈子兜過，離她門口才走幾十步，她的車子，我望着進家了。她是也看見我的。但我當不能疾驅而上，她也不能佇立以待，這是何等的錯失機會呀！從此我索性，轉到河的一邊，我立在河邊上，假看着河裏撈魚船，眼睛是不止的望着

她的門口。她果才進了門，又走出倚戶來望我。最討厭的是她姊姊，又走出門來了，望着我，似乎還沒有忘我一瞥之印像，但石又不仔細，於是從秋草叢中，曳了裙走近我站立的河的對岸來。我是只能走了，素非那時也走了進去。在後素非也告訴我，那天她姊姊，的確是對她這樣說的：“這人你認識嗎？好像是上次坐在車上和你談話的。”的確，我是仍然穿着那身西服，沒有改變樣子。因為那條河是就躺在她家的西首，她家的船塢就做在這河裏，隔河離得很近，除非近視眼的人會望不見。

以後，我就近到一個痛哭的日子了。這次痛哭，我自愛素非後第一次這樣厲害，我真想把戒指吞下肚去。我想起來，她母親喪事完結了，一定會來看我了，但那知她是依然不來。大概已經過了七，她母親也已出過殯，我是遣人親自投信去了，因為郵局寄信不見發生效力。但這是我該痛哭了，痛痛的哭了，哭了！妹妹，你猜這送信人回來告訴我這樣說？

“信是她親自收的，她說不來。”他說。他就是

學校裏的校役，由徐先生和朱先生替我把他叫了過來，我親自交給她信，並叮囑他說話。原定計劃，是想叫他的妻子去的，因他的妻子，有事出去了。他就這樣來回我，我固然還不要緊，但他向徐先生說：“這樣的話，我實在不願告訴顧先生，她簡直還罵他。”朱先生在旁聽好的。他們兩人得到這隱藏在校役肚裏的消息，就來探視我，徐先生本是我對你說過，很機敏的，怕我太傷心，不就對我說，朱先生是爽直的，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說了。並說：“素菲這樣的人太沒良心，我明天定要親自去，把她叫來，罵着她一頓。”眼珠睜得像銅鈴，牙關咬得很緊。

當下我是很自然的哭了，徐先生和老丁，千方百計的來勸我也無效。我記得那時是他們已經散了課，才抽暇來的，因為我哭得雖不死去，但夜飯法計不會吃了，累着他們也不去吃。到第二天教課後，徐先生和朱先生，去到素菲家去，老丁留着伴我，等着了好的消息，我才又放下了痛。但我已完全病倒了，那天我是一天攤在被裏躺着，米不想吃

一粒，水不想喝一口，淚珠不住的掛着。這天過後，又是第二天了，我還沒有起床，到下午她是來了。妹妹，我們又是久不見了，人果是會在時間老去的，她更瘦得不成模樣，我也有同樣的樣子。我是看見她更要哭了，她也禁不住在流淚。但在流淚中，我是已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把她抱着了，她一頭散髮，倒在我的熱熱的腦前。我的芹呀，這情形，我們也有過了，記否我那時也爲你病了，你坐在我床上，我就抱着你而吻呢？這情形是完全一樣的，不過因爲時間上的兩樣，一個是她，一個又是你呀！在這時我雖不嚴責她，當然我是如何忍心嚴責她？但她知道這事完全是因她的話而起來的，從徐先生的婉勸，與朱先生的恨斥裏，所以她向我賠罪，並且說明，她的話是方策。因爲知道的太多了，恐於我們的前途有不利，借這機會表示我們是沒有關係的，用那校役做一個宣傳。而且題說，日內就是不去叫她，也要來了。以後的情形，我們完全恢復了，她一天隔一天能來，雖然那時的閒話更甚，我的名譽已壞到一塌糊塗，只要認識我的，或

者只聽到我的名字的，都知道我是流氓。她呢也有蕩女之稱。我的妹妹，芹，不錯呀，戀愛是不避一切的。要避一切的時候，就不算是戀愛！你只要看你自己，常有許多人指滴我與你的時候，你不是就毅然決然的來和我同居嗎？我和素菲，此時的情形，到很像我和你當時的情形。妹妹，我的快樂，又當何可以言語來形容！但我十二月初因妹妹出嫁而預備回去的晚上突然精神失常了。並改後一天晚上上了船，又飽醉而狂哭，這是那個人會想到呢？最奇怪的老丁那天送我上了船，陪我喂酒，見我哭了，也流下一些眼淚；並且不願離我而去！我這樣傷心地奔回家去，見到我的母親，就又大哭了。但最先，我是向我的妹妹哭。因為素菲有一件禮物，是送給我妹妹的，當我把禮物遞給妹妹時，我就感得固然她不是我的了，那就是永遠的紀念，因是我就哭着說：“這也許不是你嫂嫂的給你的紀念！”所以在家裏知道我和素菲的戀愛的，第一個只有妹妹。以前我從沒有說過，三百塊錢原也是騙了家裏，說已能離了學校，要進公司去了，湊二百塊錢

做證金，一百塊錢雜用。

妹妹。我話說得太要緊了，不是這樣的，自素菲母親死後，見過第一次面，一直至我十二月初回家沒有一點風波的。我回去的時候，正當她母親才過三七，大概是二七當裏，我也有過一次痛哭，因為那吃信鬼造出了三七過後她姊姊作主要把她和表兄訂婚了。這次我也痛哭得利害，我像已告訴過你罷？但此事與這事，却有相聯關係。前次我哭是為聽到了消息，此次我哭，果然我自己的誤會，但當時我却以為從我觀察所得，是把這消息證定了。不過，你，我的妹妹，聽到我說的我自己的誤會一句話，你該放心了。現在我慢慢的而道述始末。但是妹妹，你從我這誤會的眼淚中，你就知道——不，你是能證明我愛素菲的癡了。

在我要回家去的前三日，素菲是來了，把送給我妹妹的禮物交了我。而且她還許我，到那天再來送我。這一天到了，我的一切東西都預備好了，只等着她來。在我等着的時候，老丁正從外面回來，告訴我說，素菲已經坐車走過，大概上街去了。我

以爲她回來時候，會灣進來，所以我心上也寬了一點，不再焦急了。因爲我知道她出去了，看看影戲，買買東西，總要回來得很遲。直至天晚了，我又急起來，她還沒來。但我已決定她是回了家，所以我便去向她告別了。這機會很好，她的姊姊不在，她攜了她的外甥，在庭前玩。她看了我，便來接我，因爲我沒有時間，便立在門外談。

“你大概等死我了？”她就說。

“是的，”我一笑：“我知道你是出去的，爲什麼不進來？”

“覺得很討厭，時常走進走出，給人家看了。

正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一個少年的男子從門裏出來了，果然比較我要漂亮得多。她見這男子出來時，就催我走，似乎很發急，但我還要講話。那個男子走近了，她就一溜煙，撇下我走進了，頭也不回。妹妹，我多痛傷？當下我想，這就許是吃信鬼說的她的表兄了。但我已不能向她問一句，她是去了。我老會這樣發脾氣，算來除了哭以外，我也沒有方法。你要說我這樣的老是哭，不覺太厭嗎？自

然，我知道你聽得很厭了，但是妹妹，我却也沒有歡樂可以笑呀！我是不想回家了，我要她來談一談，請她很痛快的宣判着我讓我死了也就了了。徐先生，老丁，朱君，也不肯放我走，恐怕我有意外。但我收住淚一想，這不大好，我是只有一個妹妹，一個妹妹的出嫁，我還不回家去歡歡樂樂的大家喝一頓酒，決計有些對她不起。可是那時想回去已太晚了，老丁伴我趕到碼頭，船已開了久了。當晚走不成，就寫好一封信，預備次晨快寄，當天她可收到了來見我。可是妹妹，這也是命運呀，命運不許我在此時得到她的溫柔的安慰，或者失望的宣判，定要讓我把這悲痛帶回去。就在早上，吃信鬼到學校，就說一封快信，給素菲的姊姊收到了。這是我絕望了，挨到晚上，就帶了絕望上船回家去。船上的酗酒狂哭，我已告訴你。在酗酒狂哭的船上，我向船役討了一張褐色的草紙，一枝掃帚一般的破筆，滿帶淚漬的寫成了一封信，和附着給素菲的姊姊一個短條，原來我真的預備投江了。但醉着哭，哭了睡，却錯過了時間，醒來已破曉，船已攏了

岸。不死也好，就過城雇車下鄉了，在城裏走郵局，就投了這封信。這封信素非告訴我收到的，她說她急了一跳，所以當我再從家裏出來，她接到我的約定就來了。妹妹，這裏我應該補述，我們的通訊，已經變了方法了，而且時時變換，恐失祕密，所以很少信會遺失，除非有特別厄運。啊，妹妹，吃信鬼的本領，就是再大些也沒有法，除非會變蛙蟲，鑽到信殼裏去。

一場誤會至此告終，原來這男子，據她說是鄰家的兒子，在她家來玩的。雖然我現在反又疑惑了起來，但當時我却很相信。以後這樣和平的過去，至年底又發了一場大病，就是告訴你的，她給我十塊錢的那回事。過年我回去的時間，約有半個月，中間共接到她五信，平均三天一封，我很快活。母親等也很快活。啊，奇怪，妹妹，那時我的家裏却並不反對我，雖然也有裏也一個，外也一個荒謬的議論，但也並不十分厲害。而且又很希望我能夠成功。却不像現在反對我們一樣，非常的堅決。原因大概因為，家庭的婚姻已有點變化，現在是通了腳

了。但這種事我完全不知道，聽說當我失敗於素非之時，他們就替我這樣做的。以爲我是從此可不迷於自由戀愛了。更毒辣的，以爲把人弄到了家裏，我也可無地反對了。妹妹，家庭這種意見，是太不認識戀愛了！（這我也多說的。但爲要說下句話，就只得多費一筆了。）這當然並不是戀愛的本身靠不住，只是個人的侮辱戀愛吧了。

正月我再至上海，玩了幾天，上她家一次，她也來會我幾次。因爲上海不大安甯，大刀隊拚命殺國民黨。我自被逐於學校以後，我的革命名譽就大張了，而且在言論上，行動上都可替我證明。口頭宣傳，在學校裏，我當作家常便飯；文字的闡發，學校裏的週報，旬期上總有我的說話。我恐有人趁機劫我，我就重返鄉間；接了鄉下一個中學的聘請，去當文學講師。在這次分別時，我們雖有許多約定，而且使我非常滿意的，却都成了夢了。而且從正月返鄉，四月又來滬，經過長時間的別離，她沒有給我一個消息，直至四月才給我一個騙我出去宣布我愛情的死刑的一封最甜的信。這封信寫得

很長，掩去了她長時間的罪惡（我還不敢斷定），並極力托開了我新鮮的希望。我的妹妹，假使我此時不能自慰，從種種方面譬解着她的不得意——時局不靖，她的信因交通斷絕而不來；姊姊把她監視了，不給她有通訊的自由；或者她是病了，病得不能寫；……至少幾千個顧詩靈已死完了。但妹妹這事我總不能忘，七日七夜的哭泣，與割碎了手指寫信。我不能說，我現在身體的壞到不堪，是爲了七日七夜的哭泣；但這總是我永世不滅的創傷了，在手的食指頭上的疤痕，現在還是有的。

那時已在二月裏了，交通不便，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但我寫了一封信，望不到來信；再寫一封信，也望不到來信；我才發了急，以爲或者平信有遺失，便先寫單掛號信，再寫雙掛號信，最後是寫快信了。快信是就用血寫的。快信寫好，差校役上城去向郵局投寄，郵局就宣布了，此件難送，並囑我親到郵局領取退回的信。學校離城只有一里路，那時已向晚了，我得了消息，就趕上郵局，知道退信的理由，是因她已遷居了。妹妹這裏說的遷居。

並不是前面說的遷居。這是在最後的見面時，她給我說，是把船廠賣去了，她和姊姊去同住。這哭七日七夜的故事，就在那個接到退信的晚上開始了。我沒有日沒有夜的哭過去，把這許多信一封之加以註釋，一包寄給徐先生，囑他代為打聽，把信設法送她。結果在三月裏，知道了她通訊處，遣一個和我感情很好，和她也很要好的同學把我的信送了她，於是她才有這四月裏的信給我。我雖然用種種譬解着她不給我信的理由，而強自為慰，但我終不知道，她何以語我遷居不告我的理由？雖然她也說，平信還能封封收到，特別信件原處不肯負責，但我終是從此被棄了！

被人棄了的靈

但我從此屬了你了

妹妹，愛我的，

但是我從此屬了你了！妹妹，這當然是命運註定的！我從種種方面想起來，真是不解！數年來落落於生命的旅途，經過了不少的波瀾的我，終會愛上了你，而現在已和你結婚了。——不，還是說同居罷，我是嫌棄這結婚的名詞。這當然我沒有理由，但我總覺得結婚兩字，人家果然不承認我們，而我也覺得是佔了臭味。是的，妹妹，在現在一般人看起來結婚是至少要有儀式的——爽快點說是要有條件的，像我們這樣因戀愛的成熟，而自由同居，誰能承認我們是結婚？但我們也決不願意有人

承認我們是結婚，結婚已經不是我們的了。

我們的同居，的確是新奇的，願意同居就同居了。這是我記得是今年的四月初的事情呀。一點不錯，正是素非與我斷愛了一周後的四月裏，是民國十七年的那年；素非離我是十六年呀，她愛我就是十五年。但妹妹，大概我那時因為用全力愛了你的原故，所以我却沒有想起當我們同居之月，正是素非和我斷愛的周年紀念，直至如今講起了，才於無意中發現。的確，我那時爲了你，忘却了一切！不要說我是忘却了日月星辰，和我自己；我是簡直看不到世界上有人，除了，只有一個你。妹妹，這是你的偉大呀！我早已說過，有了你才有世界，你是世界的創造者。但是妹妹，我能愛到你，也是我的命運，也是你的命運，總之是我們的命運；以前我是經過多少的痛苦了。我是說不盡我的痛苦！我是說不盡我的傷心！我只覺我的一生，是在污泥之中掙扎！我雖短短的一生呀，僅只有短短的一生呀，但這一生之中，我有那一段生命是……啊，我只覺創痛！我的心現在已沒有青年的時候了！啊牠已在污

泥中老了！妹妹，我要說一句老話，我雖年紀青青，但心兒已百年老成，但這是何等沉痛的話呀！妹妹，我閉起了我的眼睛，回憶我過去的一節節死去的生命，我真是不寒而慄，但妹妹，我現在是屬於你了！我是彷彿從虎狼的口中逃到你的心裏了。

不是我說着嗎？素非是棄我而去了；我是漂泊出去了？我不是又說嗎？經過了大刀的危險；經過了乞食的恥辱，結果又是到了你的故鄉？這是去年年底的事，我是到了你的故鄉來，當了縣黨部宣傳部長妹妹，我想還是不要這樣說罷？老實我是來避債的。但是這確是我們註定的命運，我是會到你的故鄉來，不到別地去。是的，這是我們註定的命運，我們會相遇，我們又會相愛。

我們的事，當然用不到我來講。但妹妹，這却是奇怪的，你是在廠裏做工，我會來指導你們組織工會，造成我們的愛的機會。不錯，這是機會，人隨便那個決不會逃過機會，我們自然也逃不過了。但妹妹，我不知道你，你當時為什麼是這樣的胆小？你想想看，記得我們第一次在辦公室裏，避了人接吻

嗎？那天是什麼人都出去了，只有我們二個，我對你笑，你也對我笑；我的手漸漸伸過來，你的手也漸漸伸過來；最後我們的頭也廝並着了。我是和女人接吻多次了，你看我每次和素菲會面，不是要接吻數次嗎？但是你呢？哈哈，你是一點也沒有經驗。爲什麼嘴唇要發顫呢？可是，我對你不起，我是罪惡，我的嘴唇是不純潔的！但妹妹，舌子却是純潔的，不多幾次以後我就給你享受了。這是我忽然記起從一部小說上看到的，說接吻起來，把舌子舐在嘴裏，有異樣的滋味，果然不錯，妹妹，這滋味我真是第一次嘗到。對的，這時我正是病了，你來看我病的。嘿，怎的？看我的病，怎會接起吻來，而且又試驗了這個玩意兒？你想想要笑嗎，我的妹妹？

我覺得你這時候的胆，已大了許多了。接吻的經驗也多了許多了。自然。人家都已知道了，還有什麼顧忌？但是你的父親真是木頭！你的哥哥，也何嘗不是死人？會到以後才曉得。到這地步，再把你幽禁起來，還有何用？愛情是已經抑不住了！是的，假使還抑得住，把你關在鄉下，我也不會走到

鄉下來探你；你也不會違反了父命，再上城來。你的哥哥，倒也算是死中之聰明人，他會想得到：‘藕斷絲不斷；若要私情斷、兩個死一個’的老話，索性趁你父親遠去的時候，把你打了出來。當然，這樣他倒也可以有許多便宜，你可以不拿一點東西了。

我說話起來，真便當已經說到四月裏了，趕了出來以後，你就來和我同居了。我們認識的時候，是正月裏呢，開始接吻，已是二月了。這段生活，簡直無足記述，但我們的愛，却已在萌芽了，請你翻開那時的信看着罷，是不是我寫的信和你一樣？你的信我是看得很清楚。二月以後的事多了，而且我想起來多是有價值的紀念。最初的接吻，舌子舐在嘴裏接吻的實驗並我的病，人家的指摘，你的被放逐，結果趕出來，假使我有時間，把他寫成一部小說，做我們的戀愛的紀念，倒是極有價值的！何況以後還要加上我家庭婚姻的周折，最後由奮鬥而獲得勝利？——啊，我忽然想到了，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妹妹，你忘了嗎，我們剪金花菜的故事？這真好玩！新嫂嫂也太聰明了！是的，她對我們的幫

忙，可謂竭盡全力！我們被隔絕以後，好在她來替我們傳遞消息，不然，我們真不會苦悶死嗎？這事她想得出來，真是感謝她，我們的確久不見面了，有見面之必要。她本來預先來向我講，在某處怎樣把手一揮。你可就怎樣；真的那次是成功了。我看她跑到做好暗號的地方，她把手這樣一揮，我答答的把脚提起，照着她的指示走了，固然你已等在那裏剪金花菜了。但妹妹，這是你被逐的先兆，不知怎的，這祕密又被人探着了，傳給你父親知道，知道是事不可強了。可是新嫂嫂爲此也受了多少怨氣？此事一發生，索性我們來公開宣布了，你父親是從此遠去，你的爲哥哥被逐也發生了。你父親的登報驅逐，已在我們同居以後了。

我們同居的第一夜，真是有趣。你不是衣服都不肯脫嗎？第二天起來，我覺得我羞愧，而且也覺驚奇。暗思：你今天當不是處女了。但最使我感得你的話的好玩的，就是當我向你作了一次要求了，你是羞答答地，像說話也嚇怕了說：“我終是你的了，何必要緊呢？”但爲什麼說了這句話以後，我又

催問你多次，你也不響？不是默認了嗎？但是，妹妹，我當時也有意多問問你，我何嘗不知道你是默認呢？‘八十歲婆婆，會想第一夜，’妹妹，你現在試想想，要笑嗎？

請你答話的人

這小鬼是戴着大帽子的

芹愛：

你認識過土棍嗎？土棍真是無孔不入的，但碰到我也算倒了霉。你出來的時候，我那段賣買婚姻已經解決了，這是你已知道了，而且十分詳細的情形。也是你告訴我的。我早知這只有我離了家，才能解決。果然，我離了家，聽說我一時不會回來了，土棍是活動了，家裏也恐慌了，各方像混水裏的魚，都在浮動了。尤其是女家，不得解決，更是着急。今天弟弟來信了，當時的情形確是這樣的，但土棍却拿不到我家的錢。而且說現在反鬧起餘波來了，因土棍拿不到我家的錢，現在是向女家要

了。你也知道，女家是很窮的，可是暫時又得了一筆進款，那個女子已另外許了人了。這當然正是那般土棍可以多抽幾管鴉片的時候了。不然他們是太辛苦了。

你要問我嗎？普通人家解約，男家提出了，多少要用去一點錢的，如何我不會用錢？這是我也不知，不知土棍怕我些什麼？大概也就爲了我有過這宣傳部長的銜頭吧？也是弟弟告訴我的，他說：“本來他們想把我家的黃土都裝上他們的烟槍去的，但是有個烟鬼怕吃了梗，他勸阻說：“這樣子不是事情，這小鬼是戴着大帽子的，黨部宣傳長，當不可小看的。”所以大家都嚇了。”弟弟的話假使是正確的，那末也算我這小鬼，靠了這隻大帽子的福了。妹妹，原來世界上的人最怕的是大帽子呀！怪不得隨便那個人，都鑽來鑽去想要戴大帽子了，真的，戴大帽子是死有餘威的！不是嗎，你看現在尚有這事，死了關人會改從前的“清封”爲“曾任”呢。

像煞現在家庭對我們的情感已好了些了。信上說母親要我們回去，流落在外不是事。妹妹，你

想如何？但我覺奇怪，她怎會知道我是現在失業着？難道我設的計，現在已給他們拆穿了嗎？

又講起這事了，啊，真好笑。我們商量了多時，那天是我離了你，帶了那個戒子，借着送考的——啊，我想起事要到書局去走一次！因為南華書店已被封。我的小說集恐被掉，想賣了另一部稿子，拿四十二塊錢去，把南華的稿子贖回呢。我要去了，再會。

你的靈。書成於

一九二八年與芹妹同居於後樓之十月。

